

一个叛逆诗人的一生

雪莱是英国卓越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和声名显赫的拜伦，被公认为是十九世纪英国诗坛的两颗巨星。英国人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如同我们谈到李白和杜甫一样。

雪莱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暴虐和现实社会的腐败的坚定不移的揭发者和反抗者。他说，他把自己“对国内政治的暴戾和欺诈怀抱着恒久而不可妥协的仇恨”，作为照亮“生命的真谛”。尽管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他在作品中宣扬了一些善良的，然而幼稚、天真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但马克思仍然称赞他“本质上是一位革命家，他会永远是社会主义先锋队的一员。”

雪莱还是一位勇于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战士和“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语），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几乎成为尚未成熟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的号角和旗帜。

—菲尔德庄园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1792年8月4日出生在苏塞克斯郡霍香区一个叫菲尔德的庄园里。这是一个古老豪富的贵族之家。雪莱降生世上，就得天独厚地享受到显赫的社会地位，过着优裕的生活。

然而，这是一个革命的剧变时代。在英伦海峡彼岸的法兰西，一个新的共和国已经和他同时诞生。先进的启蒙思想和革命的急风暴雨已经袭向了这个海岛之国，使它的社会产生了动荡和明显的政治分化。雪莱在他刚刚接受革命洗礼的少年时代，就确定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人生目标，使他成为本阶级的叛逆，成为现存的制度、秩序、宗教、道德和习俗的反抗者。因此，他终生受尽凌辱和迫害，可是却从未屈服。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他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斗争。根据他的思想、信仰、意志、品格和革命气质，他完全可以走进另一个新生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成为它的思想家、诗人和战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生命在世界上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九年，使他失掉了历史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他留给后世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却为四十年代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英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可以运用的思想武器。

雪莱出生的住宅，是一座异常坚固的二层楼房。宅前有开阔的广场，周围有花园和广阔的树林。每当春天来临，乳白色的楼房掩映在一片葱绿之中，显得极为美丽、优雅。未来的诗人，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天真而又充满幻想的童年。

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着诗人的性情，贵族家庭严苛的法规，却使他幼小的心灵笼罩上阴影，不能任着自己的天性自由发展。

这个家族的家长是诗人的祖父比希·雪莱爵士。他独自住在荷尔沙姆镇上。这是一个身材魁伟的旧派绅士，有着威严的风度、旺盛的精力和漂亮的面孔，同时，还有点美国的血统。明显的标志是他有一双同雪莱家族蓝色眼睛截然相反的棕色眼睛。他的母亲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有钱的寡妇。他常以豪富的家产自夸，却从不掩饰自己的利己主义。

比希·雪莱靠着诺福克公爵的提拔，得到了男爵爵位。在政治上，他同他儿子提摩西·雪莱同属于下议院诺福克公爵系统的成员，拥护在野的辉格党。在执政的托利党受着法国革命的冲击，越来越反动的形势下，他们也以标榜开明而掩饰自己的保守。

提摩西·雪莱有着同他父亲一样动人的仪表，却比他更为时髦和虚伪。他以文雅虚夸的谈吐掩饰自己的浅薄无能。比希非常鄙视他，准备把庞大的产业的继承权，交付给长孙波西·雪莱。因此，祖父对雪莱十分宠爱。

提摩西·雪莱管理着菲尔德庄园。这个庄园就是他人品的象征。雪莱经常为了避开父亲的虚伪的训导而躲进树林或教堂旁的荒坟上。雪莱的母亲是苏塞克斯郡有名的美女伊丽莎白·格洛夫。她的子女都承袭了母亲的美貌。童年的雪莱长得就像一个秀气的姑娘，修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容、蓝色的双眼和一头锦缎般的卷发。诗人的母亲认为，理想的男性，应该是既强悍又文雅。每当她看到自己文弱的大儿子走向树林，腋下夹着的不是一支枪，而是一本书时，就非常嫌恶。因此，童年的诗人，从自己的双亲那里没有得到温暖和良好的思想影响，相反，却感到了束缚、孤独和苦闷。

童年的雪莱，经常陶醉在书本和幻想之中。他无论是在树林漫步，还是坐卧在荒坟上休息，总是低头捧读着心爱的书，以至使他上中学时，就已微微驼背。

他醉心于当时流行的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经常表情严肃地向他的姊妹们讲述神奇的人物和恐怖的故事。他认真得使自己都不再怀疑这些是生活中真人真事，他甚至觉得这些故事展开的环境，不是在遥远的地方，而是在庄园里，在姊妹的身旁，因而，惹得她们感到恐惧和困惑，可是她们也觉得有趣而被深深地吸引住。

同他的姊妹们玩耍、漫步和争论，是童年雪莱庄园生活中的极大乐趣。他有四个美丽的姊妹和一个长得同他相貌酷似的表妹。年长的大姐伊丽莎白和表妹哈丽特·格洛夫（诗人母亲的侄女）同诗人关系最为亲密。

当雪莱上了中学后，每逢回乡度假，他总是用诗意的幻想和新颖的思想，开启姊妹们的头脑，使她们立即成为他的信徒和崇拜者。他的新思想、新观点冲击着她们对于宗教信仰、道德和爱情的传统观念。雪莱所特有的魅力，很快在哈丽特心中引起了迷恋的感情，于是他俩开始了纯真的恋爱。

他和这些姐妹之间有倾心的交谈，也有热烈的争论。同时，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雪莱的第一部小说《札斯特罗齐》就是同大姐和表妹合作写成的。他们还共同写过一些短诗。

二 中学时代

雪莱既聪慧又热衷于读书，他的智力在少年时代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804年，这个十二岁的少年便进入伊顿中学学习。

在此之前，他已受过良好的教育。还在六岁时，就曾就学于一个叫爱德华兹的牧师。十岁时，进入私立寄宿学校——基督教学校学习。在这里，他除了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等课外，还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这为雪莱日后成为具有多种外语素养的出色翻译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伊顿中学为亨利六世创立。是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预备学校，位于历代国王居住的温莎堡附近。校内多为贵族子弟，他们都以能与王室毗邻和深受庇护而引为骄傲。为此也使他们能够习惯于忍受毫无生气的学习生活和各种形式的束缚乃至凌辱。

这个学校施实一种传统的烦琐教育。宗教的蒙昧主义是它的灵魂，阻碍新思想和科学的传播是它的目的。它依据同一模式塑造仪表文雅、思想保守、伪善矫饰的未来皇家官员和公务人员。它需要的是循规蹈矩，而不是独创精神。为此，还实行残酷的鞭挞制度以维持校风。

雪莱入校的第一天，就对一切形式的束缚怀抱仇恨。在伊顿中学，这个以残酷的惩罚为荣的小世界，保存着普遍流行的一种恶习——“学仆制”。低年生要为高年生服杂役，如铺床、提水、擦皮鞋等，若低年生不想尽职，就会遭到残酷的惩罚。这是永远沿袭的无形法规，以至受害者也从不怀疑它的合理性。雪莱深受其害，但却从未屈从。

雪莱出现在一群庸碌、凶恶的纨绔少年中间，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只凭他的闪光的蓝眼、卷曲的黑发、秀美的面容、苗条的身材、少女般的风度，就招来嫉妒的冷眼。若论才智，他那具有锐敏感觉的心灵和鄙弃一切传统成规和法则的精神，更遭到周围人的反感。他入校不久，就有个强横的人，想轻而易举地在这个柔弱的孩子身上，建立自己的权威。但他马上沮丧地意识到，只要施加一点点迫害于雪莱，就会遭到疯狂的反抗。于是，一群恶意的少年便结伙组成“恼雪团”，来对付这个有着不可摧毁的意志的弱者。

当发现他在草地上读书时，他们便聚拢来，将他逼到墙根，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掷肮脏的泥球，然后，像恶狗狂吠一般，用各种刺耳的声调不断地高喊：“雪莱！雪莱！……”接着会有人上前撕破他的短衣，掐他的肉，踢掉他腋下的书，踏在污泥里。直到雪莱射出疯狂的目光浑身颤抖时方才一哄而散。

持续不断的折磨，丝毫没使他屈服，每当此时，只有太晤士河的河水，能冲去他对丑恶人世的记忆。他躺在河边，倾听着自然的乐音，继续读着书，直到黄昏。

雪莱对该校的主课——诵读荷马、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希腊、罗马大诗人的原文选读本，早已熟悉，对选修课，学生都极不重视的自然科学，却发生了特殊兴趣。同时，他还抽出大量课余时间阅读哲学著作，孜孜不倦地阅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葛德汶、潘恩的著作。特别是葛德汶的《政治正义性的研究》一书，尤使他激动。

每当雪莱受辱之后，他都要走向花开如繁星的草地上，坐在淙淙的流水旁，思索着这些哲学家的著作，默想着人类的灾难。他感受到理性和自由的可贵。每当他回望远方伊顿校园高大的塔楼时，便把它看成是凶残、纷扰的人世的象征。他默默发誓，决不与自私者和权势者为伍，对危害人类的一切丑恶事物，一定要加以抨击。就在这种环境里，雪莱形成了自己的叛逆性格，萌发了早期的民主思想。

雪莱此时依然对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发生浓厚兴趣。每当假期回到菲尔德庄园，他便同伊丽莎白和哈丽特一道，把新的收获熔铸到《札斯特罗齐》里。这部小说，直到他进入牛津大学时方才竣稿。

三对无神论者的惩罚

1810年4月3日，雪莱进入牛津大学。他终于挣脱了伊顿中学令人窒息的环境，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雪莱对于这种孤独、平静的学习生活甚为得意。在他还没来得及感到寂寞时，他的生活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和乐趣。

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雪莱在饭桌上偶然同一个学生发生了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争论相当激烈和持久。直到饭厅里已空无一人，服务员把餐具完全请走，争论仍在继续。新学友只得邀请雪莱到他的房间继续争论。从此，二人相互拜访，朝夕相处，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位新学友就是托马斯·杰斐逊·霍格。他是雪莱大学时代惟一的朋友。后来，霍格还著有《雪莱传》。

尽管两人爱好和志趣不同，思想和信仰也各有差异，却始终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雪莱抓紧一切时间钻研古今进步的哲学和文学著作。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不去饭厅吃饭，只在商店买一袋面包带在身边，独自去郊外，边走边读边吃，于是，凡雪莱走过的路上，往往撒满了面包屑。有时他也同霍格共同阅读一部书，然后展开争论。有时，他们还一同到野外散步。雪莱就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样在草地上奔跑。每当他跑到太晤士河边，都要做一只小纸船放在水中，让它顺水漂流，他追踪着纸船一直到很远很远。

雪莱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今名著，而且潜心创作，写出许多作品。除了完成长篇小说《札斯特罗齐》，他还出版了同姊妹合写的诗集《维克多和卡席尔创作诗集》，同时，也开始了诗集《玛格丽特·尼柯尔逊》的创作。

除此之外，雪莱还热衷于从事化学和电学的科学实验。霍格最初拜访雪莱时，就发现他的房间里非常凌乱，摆满了各种器物，如电池、抽气筒、炸药、各种各样的玻璃瓶、蒸馏器、发电机和灯等。一次，霍格到雪莱房里作客，雪莱为他斟水，霍格发现雪莱手中的杯子里有一个银币，已被硫酸溶去了一半。后来霍格在《雪莱传》中，风趣地写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决不用雪莱的杯子。怕的是喝到杯底的时候会发现被硫酸半溶解的银币。”雪莱正是把自己的住房当作实验室，来探索自然的奥秘。毫无疑问，雪莱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和思考上逻辑推理的严密性，不能不说也得益于对自然科学的钻研。

雪莱在大学期间形成的无神论思想，使他遭受到连续不断的惩罚。上大学的第二年，雪莱回菲尔德庄园，度两周的圣诞节假日。每次他回乡，都会给姊妹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活力，使庄园充满了喧闹、欢笑和蓬勃的生气。但这次却意外地遇到了冷淡和疏远。因为他曾不断写信给自己美丽的信徒们，向她们宣传无神论思想。这事激怒了他的母亲。她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她的女儿们和亲属再受到雪莱可怕的叛逆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雪莱回庄园之前，她便严令女儿们不许接触她的大逆不道的儿子。另外，哈丽特的母亲为此也撕毁了婚约，迫使哈丽特同邻近一位正统派绅士订了婚。

这意外的变故，使雪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曾准备了毒药和上好子弹的手枪。当他想到心爱的姐姐伊丽莎白发现他的尸体将会如何悲哀时，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假期结束，雪莱返回牛津大学，便写出了一本小册子《无神论的必然性》。他把小册子在校内散发了，还给上议院有议席的主教、大学校长、各学院主任、学长、学监每人寄上一册，并亲笔写上“耶利米·斯条克力奉赠”的字样。他还亲自将小册子带到牛津的书店，放在橱窗中拍卖。这事惹起了不小的风波。

3月25日，校方找来雪莱，讯问他是不是这部惹起不小风波的危险品的作者，雪莱拒绝回答，并提出抗议。因此，当即被校方开除。紧接着又讯问他的朋友霍格。霍格也拒绝回答，并为雪来辩护，也同样遭到开除的惩罚。

第二天，这两个被大学抛弃的朋友同赴伦敦，在波兰街寻到了一间房子，便定居下来，准备重新开始牛津大学那种被中断了的自由自在的学习生活。

雪莱被大学开除一事，很快传到菲尔德庄园。提摩西·雪莱为此勃然大怒，当即寄信给自己大逆不道的儿子。他写道：“……你必须明白，我对于你的年幼的兄弟和姊妹，以及我自己的名誉，还有应尽的责任。最重要的事，

就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有的各种感情而言，我必须对你采取一种坚定而果断的行动。如果你还须要从我这里获得援助——或是任何的保护——就必须尊重我的意志：第一，立刻来菲尔德庄园，在一颇长时期内，与霍格断绝一切来往。第二，由我指定一个好人，你必须接受他的管理与陪伴，并且听从我令他给你的教训和指导。”他最后威胁道，若不屈从他的意志，后果将由雪莱自己承担。雪莱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他写道：“我断然拒绝服从来信中两个提议，并且声明：以后凡是同样的要求，你将遇到同样的拒绝——这也原是我理所当然应做的事。”

接到这封回信后，提摩西立刻亲赴伦敦，满以为用一杯酒和一顿丰盛的饭菜就能引诱儿子回心转意。他的愿望意外地落了空。他气急败坏地宣布，对雪莱断绝一切经济供给。这一打击，对于雪莱是极其沉重的，但他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终生没有向他的父亲低头。

这事过了几天以后，霍格却同自己保守党的父亲和解，并遵照父命，离开波兰街，去约克城的一个契约办理事务所学习律师的业务。

雪莱陷入孤独与窘境之中。这个庞大产业的当然继承人，却因为坚持自己的叛逆思想而落得身无分文。

四 苏格兰的婚姻

雪莱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信仰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难忍受的是在经济上遭到惩罚，他不得不靠妹妹海伦节省零用钱来接济。海伦此时正在伦敦一个私立女子学校读书。为此，雪莱常到学校去找妹妹。学校里的女学生也因此有机会结识海伦的这位小有名气的哥哥。雪莱俊美的仪表，潇洒的风度和广博的学识，立即赢得了一群女学生的崇拜。

在这些人当中，海伦的好朋友哈丽特·韦斯特勃鲁克，一个娇小、俊俏的十六岁少女，对雪莱深表同情，对他的无神论思想，尤为宽容，这使雪莱极为感动。他在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又突然感受到一种温存的热情，就像久居黑暗之中，偶然得见阳光一样心旷神怡。他意识到，自己长久寻求的理想的美，终于在哈丽特身上体现出来。天真的雪莱从此把哈丽特视为女神的化身。可是哈丽特并不是女神的化身。她除了欣赏他的仪表和学识之外，他将承袭男爵爵位和巨大的家产的前景，不能不说对她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她父亲韦斯特勃鲁克是一个退隐的酒馆老板。这个不体面的出身，使同学们辱骂她为“堕落的贱妇”。

这年的夏天，哈丽特随自己的家庭去威尔士避暑，想借这个机会永远离开女子学校。雪莱应表弟邀请去了乡下。不久，他突然接到哈丽特返回伦敦后写来的信，信中说，父亲强迫她重返女子学校读书。她宁肯自杀，也不想再去受凌辱。

雪莱于8月下旬接信后，便乘马车返回伦敦会哈丽特。为了拯救这位不幸的少女，雪莱毅然决定同她私奔。第二天，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带着自己十六岁的女友，乘邮车奔向新生活的旅程。他们先到了爱丁堡。在这里的一家旅馆遇到了一个好房东。房东被这对少年的大胆行为所感动，允许他们不必预付房费，还把旅馆中一套最好的房间租给他们，并且慷慨地借给他们一笔钱来安排生活和筹备婚礼。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在结婚时，必须邀请他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婚宴。这意外得到的帮助，促使这对身无分文的少男少女决心实现自己的心愿。

8月22日，英格兰名门贵族子弟雪莱，依照苏格兰的风俗，在一群粗犷

的商人和市民中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酒席间，少年夫妻的美丽，给酒意正浓的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客人们粗俗的笑话，放肆的行为，使新娘窘困不安，羞红了脸，他们不得不退避到自己的房间去。

过一会儿，有人来敲门。雪莱开了门，只见醉醺醺的房东带着他所有的朋友挤在门旁。房东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种风俗，人家结婚，来宾在半夜里要用威士忌酒给新娘洗澡……”接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放荡的狂笑。

雪莱立刻变了脸色，为了防止嬉闹过头而受到异乡醉汉的污辱，他闪电般地抽出了两支手枪，大声说：“往这房里再走一步，我就打出你们的脑浆来！”这些闯来的醉汉，意识到面临的危险，便恭恭敬敬地道了晚安，纷纷蹒跚着散去了。

雪莱的结婚，强烈地反映出他的叛逆精神和要实现婚姻自由的愿望，也使人看到了他的鲜明的个性。他是不惜冒任何风险，来维护个人的尊严的。

新婚夫妻在陌生的苏格兰人中间，度着孤寂的蜜月生活。9月末的一天早晨，他们发现窗外楼下站着一个人，当他们认清是老朋友霍格时，几乎欣喜若狂。霍格因休六星期的假，从约克来会大学时代的朋友。于是三人同住旅馆，又开始了共同读书、争论和散步的有趣生活。

霍格对雪莱不断提出哲学问题来争论丝毫不感兴趣，倒是每晚哈丽特朗诵作品时的优雅姿态和悦耳的声音深深使他激动和难以自持。六星期的假期满后，霍格当即便邀请雪莱夫妇同行去约克小住。11月上旬，哈丽特的姐姐伊丽莎也应召来约克同住。

在约克旅居时期，雪莱曾去伦敦办事。哈丽特例行的每晚散步，便由霍格陪伴。霍格此时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冲动的感情，便先后两次向哈丽特求爱。当雪莱返回约克得知此事后，便决定离开霍格。一天，在霍格还没有下班时，三人打点行装，不辞而别，乘车去肯伯兰郡的凯西克城。这是英国有名的景色秀丽的湖区。

五爱尔兰的“救世主”

在凯西克城，他们租到了一个小房子住了下来。由于生活十分窘迫，雪莱想到求救于诺福克公爵，他曾为雪莱父子之间作过调解人。他写去了一封信，表示渴望拜访公爵一家。诺福克公爵觉得有必要向这个庞大产业的未来继承人表示友谊，这对他作为一个大党的领袖，有益无害，他回信邀请了雪莱夫妇。

雪莱带着两姊妹去公爵府邸拜访。哈丽特态度娴雅，彬彬有礼，颇使公爵夫人惊喜，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这事传开后，哈丽特的父亲想到自己的两个女儿竟然成了显赫的公爵府邸的嘉宾，甚为得意。同时又知道自己的女婿在公爵府邸作上宾时，囊中却一空如洗，感到有表示慷慨的必要，于是承认了新婚夫妇，并要每年向他们提供二百镑的津贴。与此同时，提摩西·雪莱也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恩主和党魁表示殷勤，也答应每年拿出二百镑的生活费。这次拜访的意外成功，使雪莱夫妇的生活有了保障。雪莱更为得意的是他并没因此损害自己的信仰和尊严。

雪莱夫妇在此又结识了他所崇敬的诗人骚塞。但这次拜访使他深为失望。他惊讶地看到骚塞只是一个极为平庸的人。诗人的妻子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是位艺术女神，倒像一个厨师。她津津乐道的是烹饪、裁剪、金钱和仆人。可是雪莱的失望并未妨碍两个家庭的接近。一次，雪莱偶尔在一本杂志上发现骚塞竟阿谀当政的乔治三世是“世界帝王中最好的君主”。骚塞想当

“桂冠诗人”心切，不惜出卖人格。雪莱对于这种卑贱行为，决不肯饶恕，他宣称，骚塞是为金钱工作的奴仆，断然和他绝交。

这事并未使雪莱沮丧多久，他发现他所崇拜的葛德汶仍活在世上，并居住在伦敦。于是从1812年1月10日到1月16日，他连续发出了三封热情洋溢的信，诉说自己的仰慕心情和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葛德汶意外地回了信，从此两人开始了通信联系。葛德汶从此成了雪莱的终身导师。

雪莱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他在凯西克所见所闻，完全和湖畔诗人赞美的自然之美相反，他写道：

“在这凯西克，虽然风景是可爱的，但人们却可憎。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伸进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来到这里的大家族们，他们荒淫的奴仆更加剧了道德的彻底沦丧。凯西克与其说是肯伯兰郡的一个村落，勿宁说更像伦敦的近郊。河里常常发现被不幸的女工所扼杀的孩子。”

英国到处都有苦难，而爱尔兰人民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下，过着更为悲惨的生活。雪莱一直探索着人类未来的命运，他为了实现葛德汶所提出的社会理想，便想去爱尔兰宣传自己改革社会的主张。

2月3日，雪莱离开凯西克，偕妻子同伊丽莎奔赴爱尔兰。2月12日抵首都都柏林。在这里，诗人看到了更为悲惨的景象。他写道：

“在这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人间的悲惨可以达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蜷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这种情景多么剧烈地震动了我！”

雪莱在都柏林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的小册子。鼓动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这次爱尔兰之行，对他此后的思想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在小册子中写道：

“……战争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难道是必要的吗？穷人从国家的财富或疆域的扩展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光荣’得不到什么，这个字眼不过是政治家用来掩饰他们的野心或贪婪罢了……穷人用自己的血、劳作、快乐和美德当作代价，来买这‘光荣’和这财富。他们为了这魔鬼的事业而战死沙场。可悲的是：下层人民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过为了使压迫者更凶残地压迫他们而已。”

雪莱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它，便采取了可能想到的一切方式发动群众。他一面在书店里廉价出售小册子，一面以各种方式在都柏林散发它。有些作法是别出心裁的，如从窗口向路人投掷小册子，在路旁向过路人分发，或偷偷把小册子放入妇人的袍兜里，或把传单放入密封的玻璃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用气球把它送往空中……总之，通过各种方式，避开警察的耳目，把它们送到人民中间去。

雪莱还曾到都柏林剧场发表演说，激怒了一些顽固派。他也在天主教徒的集会上演讲，号召天主教徒起来争取信仰自由。由于在爱尔兰看到了更多的悲惨的生活现实，雪莱又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权利宣言》。他号召“凡是愿意联合起来促成爱尔兰革新的博爱主义者组织一个协会”，雪莱因此受到英国警察的监视。

雪莱把这次在爱尔兰的斗争，视为严肃的救世的行为。他认识到，等待着他的，“不是最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他的斗争并没有完全落空。他的“仁慈的原则”赢得了《都柏林晚报》、《爱国者》和《都柏林

前驱周报》的一致赞扬。当时的报纸评论道：“雪莱先生到爱尔兰来现身说法，说明了英国还是有人并未因六百年来不正义而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雪莱认识到客观条件不成熟，他的斗争不会带来任何结果。1812年3月18日他写信给葛德汶说：

“……我承认，我想组织无知人民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将期待着我不可能参与的事件的发生，使自己成为因果中之因，而那个果将在我变为灰尘的许多世代以后出现……”

这位刚刚才二十岁的“救世主”，竟有如此天才的远见。他认识到了失败的必然性，也预见到了未来的胜利不可避免会到来。他总结了有益的教训，又接触了生活实际，思想和信仰都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他始终不渝地把它贯彻到自己生命的始终。

六葛德汶一家

雪莱在爱尔兰的行为，已被英国当局注意，葛德汶和雪莱的朋友们怕他遭到迫害和逮捕，写信催他返回英国。1812年4月4日，雪莱一行离开了都柏林，乘船返回威尔士，暂居南特格威尔，不久又移居海边一个只有三十座房子的小村林茅斯。

10月上旬，雪莱一行同赴伦敦，住进圣杰姆斯街的一家旅馆。雪莱在此停留了一个月。这段时间，对他日后的思想成长和创作实践以及个人命运，都是极其重要的开端。

一天，雪莱夫妇第一次去拜访自己所崇拜的哲学家葛德汶。身材修长的诗人伴着娇小、白皙的时髦妻子，怀着朝圣般的庄严而兴奋的心情，轻快地走向斯金纳街。只看这对夫妻的外表，就足够使人羡慕和入迷，而了解他们的浪漫结合和传奇般经历的葛德汶一家，自然会怀着好奇的热情迎接他们。葛德汶全家人都聚集在一起，等待着少年夫妻的到来。葛德汶最引人注目。秃秃的头顶，矮胖的身材，具有牧师的外表和革命理论家的风度。他的续弦夫人穿上最好的黑色绸袍，戴上她平时不戴的绿色眼镜，想仔细地打量一番这个男爵的孙子和他的漂亮的夫人。他的两个女儿更为兴奋和喜悦。她们早已拜读过诗人给葛德汶的那些才气横溢的书信。欲求一见诗人本人的急切心情，已使她们无法控制自己。

葛德汶的家庭，是由葛德汶夫妇同五个儿女组成的一个复杂而奇特的结合体。

1793年葛德汶发表了《政治正义性的研究》一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的原配夫人是英国卓越的进步思想家和作家玛丽·沃斯托尼克拉夫特（1759—1797），曾写了《人权的辩护》和《女权的辩护》两篇文章。她不幸死于难产。她留下的女儿，就是后来的雪莱夫人玛丽·葛德汶。雪莱来访时，惟独没见到这个最小的十五岁的玛丽。她为了养病，正在苏格兰旅游。

雪莱见到的两位少女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名叫范妮·印列。她是死去的玛丽在与葛德汶结婚前同自己的美国情人印列上尉所生的女儿。她沉默、温柔而美丽。她只是寄养在这个家庭中的葛德汶的养女。

玛丽死后，葛德汶又续娶了克莱芒特的遗孀，就是现在的夫人。她被称为“一个带绿色眼镜的可憎女人”，爱说谎又脾气暴躁。她对范妮和玛丽非常刻薄。她在斯金纳街经营一个由葛德汶创办的儿童图书公司。雪莱见到的两位少女中年纪较小的一个，就是她同前夫所生的女儿珍妮·克莱芒特。珍妮热情、活泼，皮肤微黑，是一个意大利型的女郎。克莱芒特夫人到葛德汶

家，生了一个儿子叫威廉·葛德汶。

尽管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极其薄弱，然而在当时英国，仍可算是一个非凡的家庭。在葛德汶的影响下，女孩子们都能独立判断，摆脱英国传统的思想束缚，信仰共和主义。特别对于文学艺术，都有较好的素养和较高的鉴赏能力。

葛德汶深感遗憾的是，雪莱在第一次拜访时，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的女儿玛丽。她是哲学家和作家智慧的结晶，几乎是自己生身母亲的缩影。因此，他殷勤地把雪莱夫妇引进自己的书房去观赏前妻的画像。雪莱看到了一个娇媚动人的面影，深受感动，凝视良久。从此，两个家庭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雪莱夫妇几乎每晚都来葛德汶家作客，谈论哲学和文学艺术。每当这种时刻，范妮和珍妮就欣喜欲狂。她们围坐在雪莱身旁，整个晚上倾听他讲话。他娓娓动听地讲述自己新颖的见解和诗意的幻想，使两个少女听得入迷。她们羡慕他的仪表的自然美，赞叹他的才华，崇敬他的思想，欣赏他的逻辑推理能力。至于哈丽特，她们不要太久的接触就会发现她徒有其表，学识浅薄，又无独创思想，只是鹦鹉学舌般不断讲着丈夫爱讲的话。每当雪莱夫妇离去，她们都不无惋惜地说：

“可怜的雪莱啊！他没有娶到配得上自己的夫人！”

雪莱在这个家庭中感受到了心灵的真正和谐和对生活美的热爱。他庆幸自己能够直接接触到思想的导师，他把葛德汶看作一个“发光体”。

在这一年里，雪莱写了第一部长篇哲理诗《麦布女王》。这是诗人真正的创作生涯的开始。当时的英国诗坛已升起了一颗新星拜伦，他的第一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也在这一年发表，轰动了英国。雪莱尽管也写出了自己卓越的长诗，却一生未曾遇到过拜伦那样声名显赫的命运。但历史是裁判官，它使后人认识了雪莱的价值，使他无愧于同拜伦并驾齐驱，成为世界诗史上的伟大诗人。在《麦布女王》一诗中，雪莱总结了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全部成果，全面表达了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哲学和美学观点。马克思把《麦布女王》誉为英国宪章主义者（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锋）的“圣经”。

《麦布女王》是以浪漫的幻想的形式写成。长诗的内容是写一个叫艾安蒂的姑娘睡着了，她的灵魂被传说中的魔术师麦布女王带到了九霄云外，指点她看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广阔的宇宙中，人类无数世纪的历史，都展示在艾安蒂的眼前。诗人通过艾安蒂看到的景象，愤怒地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长诗表明了在过去了的历史中，封建阶级的代表者君王、教士和政客是摧残“人类的花朵”的凶手，他们的“势力”就是“毒汁”，渗透了“荒凉社会的无血的血管”。

现在的历史，又是资产阶级的罪恶史。它把一切都拿出来拍卖。它的“自私的烙印”和“权力的图章”就是“黄金”。它们掌管着黄金来制造“贫穷”、“饥荒”和“灾难”，送来了“早夭”、“暴死”和“疾病”。

未来是诗人的梦想。他坚信美好的世界一定出现：

“最鲜艳的爱的玫瑰在断头台上开放，
和永不凋残的自由的柯枝错杂缤纷。”

这两行诗的意思是说，未来的世界，将由仁爱和自由代替暴政。这就是雪莱的早期的社会理想。它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反映了葛德汶思想的弱点。

雪莱思想中最可贵的特点是无论现实如何黑暗，他始终坚信人类有理想的未来。这种乐观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他一生全部的诗歌创作中。

七女神的再生

雪莱一生漂泊无定，他经常移居所向往的地方，或因避开警察的监视和社会的非难，或因季节的转换和身体不适，或因家庭的不睦和内心空虚，或因友人的邀请和思乡心切，他都要奔向自然环境幽美的地方去休息和创作。

1813年初，雪莱夫妇离开伦敦，几经辗转后落脚于爱尔兰的都柏林。由于哈丽特分娩期临近，于4月5日又返回伦敦，住进阿尔卑马尔街的库克旅馆。伊丽莎操持家务，但她不安于颠沛、窘迫的生活，想到妹妹哈丽特即将成为母亲，就有可能当上名副其实的男爵夫人。所以她竭力怂恿雪莱同父亲讲和，以便改变她们的社会地位。雪莱写信给父亲提摩西。他父亲的回答是和解要有先决条件，即必须服从他的意志。雪莱必须声明放弃无神论观点，重返牛津大学，向校方承认自己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雪莱已近二十一岁，决不会为了财产和地位去背叛信仰，他再次断然拒绝和解。哈丽特的梦想化为泡影，对雪莱极为不满，加上伊丽莎从中挑唆，夫妻感情有了裂痕。

这一年6月，哈丽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艾安斯。产后，她开始了明显的转变。她无心抚育女儿和过问家事，一味醉心于享乐。她经常去逛衣帽店，购置时装，还渴慕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这一切，引起雪莱极大的厌恶和反感。雪莱一向具有平民风度，生活俭朴，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享乐。每当他经济上稍为宽裕时，就慷慨接济朋友，包括替受难的进步思想家代付罚金，不管是否相识。

雪莱一贯爱惜时间。他经常忘记一切地读书和写作。由于生活方式和志趣的明显差异，雪莱夫妻感情隔阂更大了。哈丽特常为物质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抱怨，雪莱常常陷于苦闷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决非他所向往的艺术女神，她只是一个世俗女人。为了摆脱痛苦的折磨，他常常出走访友，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在伦敦，哈丽特整天沉浸于社交逸乐，并与在爱尔兰结识的莱恩少校过从甚密。雪莱闻讯急返伦敦，夫妻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

8月，雪莱与父亲和解，会于伦敦。10月下旬，雪莱携妻子寓居温德索。1814年3月22日，按英国法律，雪莱与哈丽特重行婚礼。至此，哈丽特成了合法的未来自爵夫人。她更加有恃无恐，对雪莱三心二意。她不断抱怨丈夫徒尚理想，不顾家庭乐趣。特别是雪莱一向坚持的素食主义（不吃肉食），尤使她反感。她更加追求时装，不亲书籍，热衷享乐，放弃信仰。最后竟至抛弃丈夫，偕女儿移居巴斯以示敌意。

雪莱独居伦敦，精神苦闷，甚感寂寥。葛德汶常邀独身的雪莱到家中吃饭。在6月的一天，雪莱终于见到了玛丽·葛德汶。

玛丽在苏格兰时，就从范妮和珍妮的信中熟知雪莱的容貌、风度、思想、才华和品格。她们在信中几乎除了描绘雪莱之外，就容不得谈别的事。当她回到家中时，姐姐们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用各自的感情塑造这位诗人的形象，逗引得玛丽若不能亲眼一见雪莱，就会终生遗憾。描绘得再生动，也不会如雪莱本人真切完美。当玛丽最初见到雪莱时，真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感慨。她颇为震惊，立即感觉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把她吸引住。

同样的感受也来到了雪莱的心间。他像面对着一件绝妙的艺术品样的出神。他看见了一张白皙无瑕的脸，一头分垂双肩的金黄色长发紧束着闪光的

发带，还有一对淡红褐色的眼睛：它炯炯有神，流露出热诚的表情，这表情像有点感伤，却又蕴含着智慧和勇气。

雪莱倾听着她的稚嫩的声音，像读荷马诗歌一样令他振奋。他发现，在这位少女身上，英雄气概和女性温柔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她正是他所寻求的理想的女性。当他同她展开哲学领域的探讨时，他又发现她有着强烈的兴趣，那双眼睛在闪闪发光，流露出探索的神情。

雪莱限于自己已婚的身份，不能向她奉献热情，感到很痛苦。玛丽的感觉十分敏锐。她已察觉到雪莱家庭生活的不幸，她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找到了他的感情的蛛丝马迹。

一天，玛丽在母亲的画像前，向雪莱诉说了内心的苦闷。她崇拜葛德汶，憎恨他现在的夫人。在人世间，她只有在埋葬着她母亲遗骨的圣潘克瑞斯教堂的墓园里，才能找到安静。每当晴天，她便去那里读书和沉思。雪莱听后。内心产生共鸣，深受感动。他请求她允许以后由他陪她同去。

在墓园里，雪莱也讲述了自己的苦闷。他所寻求的伴侣要既能鉴赏诗歌，又能理解哲学。而这两种能力，他的妻子哈丽特都不具备。哈丽特的无知和浅薄，她的卖弄风情、追求时尚，引起雪莱的憎恶。雪莱在玛丽身上，发现了智慧与艺术女神的再生。

这一年，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由胡克海姆书店秘密出版，他立即赠送玛丽一册。并在扉页印有题献哈丽特字样的底下，亲笔加添上一句话：“斯洛宾多夫伯爵将要娶某女为妻，她只为他的财富而嫁他，于他坐牢时弃他而去，证明她的自私。”这段话影射了雪莱夫妻生活的真实状况。敏感的玛丽回到自己房里，在底下接着写道：“此书于我是神圣的，决不许他人翻阅，我可以在书里写我心里想写的一切。——然而我将写什么呢？——我爱这书的作者，如此深笃，是任何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我们分开时，将有最亲密的专一的爱情——根据这爱，我们彼此誓约，即使不能彼此相属，也永远不能属于他人。但是，我已属于你，惟一地属于你啊！……”

玛丽与雪莱的心照不宣的爱情，为葛德汶所觉察。这个英国婚姻制度的对头，却永远不愿把他宣传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严厉禁止玛丽与雪莱接触，并写信告知雪莱，不许他再来斯金纳街，他应与自己的妻子和解。

葛德汶这种审慎然而伪善的行为，却加速了事情向相反方向转化。雪莱见不到玛丽，心中的激情更难于平息。这种痛苦，促使他很快下定了决心。他认为，哈丽特既然同莱恩少校私通，背弃丈夫，那么丈夫也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写信叫哈丽特回伦敦。此时，她已有四个月的身孕。雪莱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便正式告知妻子，他要与一女人私奔。她既然希求于他的是金钱而不是爱情，他可以满足她的愿望，并愿永远是她的朋友。雪莱确实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雪莱一旦要把决心付诸行动，他的心情就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他看到眼前的哈丽特的悲痛和失望，禁不住回忆起不久以前和她共度的甜蜜时光。但当他想起玛丽的形影，又有一种他无法挣脱的魅力，令他献出至诚的心和爱。为了求得心灵的平静，雪莱曾一度大量服用鸦片剂。他对朋友皮科克说：“我常常念着你译的索福克勒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几行诗：

人世本来没有最高的幸福，
我们过着如荆棘悬崖的人生，
谁能沉入死的永久睡眠中，

早得解脱，就是最幸福的人。

一向乐观的雪莱，很少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作为社会的叛逆，曾不断地践踏过英国传统的秩序和法律。但他在精神上也不断地受到严重的摧残，因而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某种悲哀的情绪，这正是社会压力在一颗善良而受伤的心灵上的真实反映。雪莱与玛丽终于私逃，再次践踏了统治阶级的婚姻制度，为此，后来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八三个流浪者

1814年7月28日，为反对葛德汶的约束和专制，雪莱同玛丽，加上自愿追随的珍妮，三人离开伦敦逃往国外。三人的命运从此便紧密结合在一起。

雪莱一生坚持言行一致，只要他接受了新的思想，总要亲自付诸实践，加以检验。关于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观点，他也是葛德汶的忠实信徒。葛德汶认为爱情是自然感情的流露，只要相爱，就应自由结合，不必受婚姻、道德的制约。他本人就最憎恨婚姻枷锁。但当雪莱依据他的理论，同他的女儿恋爱而要结合时，他却大加反对。因为这危及了他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当他的理论有损于个人的利益时，他便会背叛自己的理论。雪莱正为此，要抛弃自己的导师出逃。

雪莱与玛丽约定好于7月28日清晨四时出走，雇好了马车。雪莱一夜守护在葛德汶家的对面房间里。当星月渐渐隐去，灯烛熄灭时，玛丽轻轻推开房门。珍妮在几分钟前才下了决心同妹妹一道出逃。因为她心中也怀着对雪莱真诚的爱慕。

三人同乘一辆马车，一口气于下午四点跑到多弗尔。在这里雇一小船，横渡海峡去瑞士。天气晴朗，三个提心吊胆的流浪者乘坐上帆船驶向海心，英格兰白色的崖岸渐渐隐没在暗蓝色的海水之中。临近夜晚，暴风骤起，一片漆黑，接着有暴风雨袭来。经历一夜的搏斗，三个叛逆者在天放亮时，到达了彼岸法兰西的加来。到巴黎时，他们已囊空如洗。雪莱只好卖掉怀表和表链，然后三人又徒步走过几个地方。

此时正值拿破仑失败，法兰西遭到外国军队洗劫的时刻，到处是硝烟和废墟，农民都一贫如洗。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瑞士的布鲁列。在靠近民族英雄威廉·退尔教堂旁，租得一个颓败不堪的别墅中的两间大房子，租期六个月。他们自己动手，整理房屋，只是生不起火炉，房内异常阴冷。在这里，雪莱开始写作一本长篇小说《刺客》。但经过一次寒冷的袭击，三人共同决定返回伦敦。

三个天真的流浪者便踏上了归途。在途经科隆时，夜景是迷人的。水上船夫在星夜里唱着动人的情歌，远近山丘的古迹和废墟掩映在夜色里。三人受到这异国情调的感染开始了创作。雪莱继续写《刺客》。他把这奇异的环境写进小说里，作为展开浪漫冒险故事的背景。玛丽和珍妮也在着手各自写自己的小说。在返回英国的海上，又一次经受了黑夜大雷雨的袭击，于9月上旬到达伦敦。

雪莱回到伦敦后，为众多债主纠缠，甚为苦恼。过去他曾为援救葛德汶，借过许多债，但葛德汶并未偿还他，债主逼向雪莱索要。加之哈丽特也兴风作浪，到处寻觅葛德汶的债主，指点他们向雪莱施加压力，以作报复。

三人在此也遭到了社会的遗弃。葛德汶拒绝与雪莱见面，过去的朋友，也为了“名誉”表示疏远和冷淡。他们只好闭门索居，断绝了社交生活。只有雪莱的老友霍格和皮科克还能应邀来访。雪莱在此教授玛丽和珍妮学习希

腊文和拉丁文。珍妮自认为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便改名为克莱尔。雪莱为负债所苦，卖掉了一台珍藏已久的显微镜，以维持生活。

1815年1月6日由于老比希爵士的死，雪莱的生活有了转机。提摩西作了第二代男爵。雪莱闻讯奔赴菲尔德庄园。但父亲命仆人拒绝雪莱入庄园。他只好怀着悲凉的心情坐在门前石阶上，捧读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诗剧《科马斯》。雪莱的表哥锡德尼，偷偷出来向雪莱转述了比希的遗嘱内容。只要雪莱保证使庞大的产业不受损害地传给下一代，他便成为遗产的当然继承人。雪莱是轻物质重精神的人，所以不肯接受，便通过律师，将遗产变卖给提摩西，每年可得一千镑年金。提摩西甚为喜悦，马上成交。雪莱将二百镑拨给哈丽特。然后雪莱预先支取第二年的年金，为葛德汶清理债务。

克莱尔迷恋雪莱，朝夕相处，颇引起玛丽嫉妒。她要求雪莱把克莱尔送走。于是克莱尔去林茅斯独居。时间一久，她甚感寂寞，幻想得到一个能与雪莱匹敌的人的爱情。因此想到了以风流著称于社交界的诗人拜伦。她多次大胆写信追求拜伦，欲与之相见。拜伦一再回避，克莱尔却百折不挠。当她得知拜伦要去瑞士时，她便写信怂恿雪莱和玛丽出国。

因为遭到社会的非难，玛丽无法参与社交活动，极为郁闷，为此，雪莱也感到为难。加之英国物价昂贵，他早有旅居国外的念头。何况又有克莱尔的劝诱，于是三人便决定再次同行去国外。

1815年末，雪莱完成了长篇抒情诗《阿特拉斯，或孤独精神》。此诗表现了诗人的心灵历程和思想探索，也概括进了这一阶段的感受。1816年1月24日，玛丽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取名威廉。玛丽恢复健康后，三人于1816年5月第二次逃出英国去瑞士，到了日内瓦，落脚于城外塞乔亚的英格兰旅馆。旅馆位于湖滨，开窗可望到蓝色闪光的湖水，远眺可见墨绿色的山峰，再远处就是一片像灿烂的白云样的阿尔卑斯山积雪的高峰。他们租了一只小船，整日漂荡在水上，读书、创作和休息。

此时，拜伦也为了反抗英国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迫害来到瑞士。拜伦到英格兰旅馆拜访雪莱。两位有着同样遭遇和相同思想倾向的伟大诗人，初次在这里相会，结下了友谊。拜伦在言谈中，发现雪莱富有才华、学识渊博，有坚实的基础。这一点，远非拜伦可与之相比。拜伦在此朗诵了自己的新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雪莱大为震惊，极为钦佩，甚至因此怀疑自己是否有作为诗人的才能。

拜伦邀雪莱游日内瓦湖。他们乘船环湖绕行，美丽的瑞士风光，激发了两位诗人的灵感，在相互影响下，他们都创作了许多美妙的抒情诗。雪莱写出抒情诗《勃朗峰》、《赞精神美》等。后来雪莱移居科利尼，在湖边租了一所小房。拜伦在此住进了自己豪华的狄俄达提别墅。两家住宅中间只隔一个葡萄园。

克莱尔初次见到拜伦，便被他的风流潇洒的仪表所迷惑。而拜伦看到这位颇有激情的意大利型的微黑而漂亮的女郎，倒也发生了兴趣，于是，克莱尔同拜伦同居于别墅，并怀了孕。后来拜伦终于将她遗弃。

后来，由于雪莱夫妇无法忍受异域的孤寂，和拜伦相处也不甚融洽，便决定返国。他们于这一年8月29日回国，寓居巴斯，结束了第二次的国外流浪生活。

九爱、死和放逐

过去在斯金纳街葛德汶的家中，有三个天真、活泼的少女，使家中充满

了欢乐和生气。现在，她们中间的两个已为了自己的爱和个性自由，挣脱了家庭的锁链，过着冒险但却是有人的生活。留下来的只有温柔可怜的范妮，陷入寂寞和愁苦之中。

经济的困窘、家庭的寂寞、女儿的叛离，使葛德汶夫妇的性格变得更加粗暴、残忍。葛德汶夫人把全部的愤懑发泄在怯懦的范妮身上。葛德汶也正式宣布不再供养她，她应去自谋生路。心地善良的范妮，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独自去寻找工作。她在这个家中感到陌生，得不到些微温情。处在孤立无援地位的范妮，对生活和自己失掉了信心。她只要求找到一个教师的位置，维持独立的生活。姊妹出走带来的坏名声，使不幸的范妮承担了后果，付出了代价。没有一个学校肯于任用葛德汶家的小姐。她的姨母爱茉莉娜·沃斯特尼克拉夫特曾答应聘她在自己的学校当教师，可是，后来她也来信说：学生的家长都是中等社会胸襟狭隘的人，一个玛丽和克莱尔的姊妹，是令他们十分害怕的。范妮最后的和最低的生活向往，已为社会摧毁，她失掉了一切出路。

范妮同一切美丽的少女一样，有过自己内心美好的向往。她的最幸福的时刻，是同雪莱和姊妹们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的那些令她神往的日子。她温柔、善良、纯真，富于感情。她的身世和家庭地位，使她没有勇气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深爱雪莱，但是，她只能忍受种种打击、挫折，怀着温柔真挚的情感，写信给妹妹们和雪莱，了解他们幸福的生活，以此来慰藉自己孤苦的心灵。玛丽和雪莱也深深同情范妮，因此在回国时，玛丽求雪莱在瑞士给范妮买一块表，以表达他们的情感。

雪莱一行回国去巴斯的途中，经过伦敦，见到了范妮。她只是羞怯地诉说了自己的忧郁和孤独的感情，给雪莱留下了极为奇异的印象。在她同雪莱告别时，她的声音都颤抖了。后来，她给住在巴斯的雪莱写信，就流露出对生活的抱怨和失望。走投无路的范妮，在接到姨母毁约的信后，从布里斯托尔给雪莱夫妇写去一封令他们十分困惑的信。在这封信里，她用神秘的语句向他们告别：“我现在走向一个我永久不希望回来的地方。”

那天早晨，玛丽读到信后，心中极为不安，求雪莱立刻去布里斯托尔。雪莱于当晚返家，没有得到关于范妮的消息。次晨他再去那里，这次却给玛丽带回来可悲的消息。原来范妮离开布里斯托尔去斯温西，住在马克温斯阿姆斯旅馆。她对女佣人说，她已十分疲乏。直到第二天早晨，她还不曾下楼。旅馆的人砸开她的房门，发现她躺在那里已经死了。身边还放着玛丽和雪莱送给她的那只表。桌上放着一瓶鸦片剂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信中写道：“我早已决定，我无法可想，惟有自杀；有人也曾不惜牺牲健康，努力增进我的幸福，可是我活着只能给他们以继续不断的痛苦，我的诞生原就是不幸的啊。你们听到我死了，也许悲伤，但是幸而不久你们就会忘了世上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人，……”

这个悲剧发生之后，葛德汶寄给玛丽一封信。这是自她私奔之后第一次通信。信中要求这三个社会的叛逆者，对于范妮自杀一事保守一切秘密。他说：“若世人闻知此事，将使我悲伤的心更遭难堪的痛苦。”这个当年曾写出《政治正义性研究》一书向社会公开挑战的思想家，此时，竟然如此卑贱地屈服于他所憎恨的上流社会的舆论，如此懦怯地顾及他曾淋漓尽致地批判过的道德、秩序，如此怜惜他个人的社会声誉，就再一次在现实的严峻考验中暴露了他虚伪的人格。

范妮自杀这一悲惨的事实，对于雪莱却是极大的打击。他痛苦地写出一首抒情诗，真诚地哀悼可怜的范妮：

我们分手时她的嗓音确实发颤，
却不知发出那音响的心弦
已断，我竟登程离去，
未曾留意她当时说出的语言。
苦难——呵，苦难，
这世界对于你太宽。

——《悼范妮·葛德汶》

当雪莱的心情刚刚恢复平静，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他的朋友胡克海姆从伦敦写信告诉他，他的合法妻子哈丽特突然死去。信中写道：“……她的尸首于前周星期二从塞陪泰河中捞出。为这尸首而召集的陪审官，关于她是一无所知。……他们的判决仅是‘淹死’二字。你的孩子都甚健好，我相信他们两个都在伦敦。”

雪莱急赴伦敦料理后事，接回孩子。到伦敦后，听到了关于哈丽特的一切，更使他陷入可怖的内心冲突之中。当时，《时报》上载了一段新闻，说：

星期四，自塞陪泰河中捞出女尸一具，貌似上流社会女子，已经怀胎多月。尸体已运至布罗姆普吞皇后街该女子生前住宅。据说，此人失踪将近六周。尸身手戴指环一个，价值颇巨。其夫现居国外，彼之所以沉沦如此悲惨境地者，或以其行为欠缺贞操所致云。”

在皇后街，人们相传哈丽特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离弃雪莱之后，感到丈夫已没有再回到她身边的可能，同时，与她同居的莱恩少校又遗弃了她。她在寂寞中，找到一个下流的马伕作为自己的保护人，怀孕后又遭遗弃。她的父亲韦斯特勃鲁克又把她的两个孩子领走而拒绝收留她。她十分孤独，并异常惧怕将要来临的社会的恶意诽谤，终于在12月10日投塞陪泰河自杀身死。

雪莱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可爱的女神同堕落的娼妇的形影不时交织在他脑际。她的堕落、失检行为，尽管能使雪莱找到减轻良心负担的借口，但毕竟她曾经是他热爱过的合法妻子，他们曾一同度过许多有意义的时光。如今她竟如此凄惨地殒命，使雪莱这颗善良的心，几乎无法承受这增加的痛苦。他挣扎着企图救出自己的孩子。他充满感情地给玛丽写信，求她以慈母的爱来教养他“可怜的孩子，伊恩斯和查尔斯”。

可是，韦斯特勃鲁克受到保守派的挑唆，要争夺孩子的教养权。于是以雪莱思想违反宗教，并与葛德汶小姐非法姘居为由，企图提出诉讼。为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雪莱被迫在前妻死去二十天之后，决定同玛丽结为正式夫妻。12月3日，在布列得街的圣密尔德雪教堂，雪莱与玛丽在神甫面前接受了祝福，举行了婚礼。

1817年1月，狡猾的韦斯特勃鲁克改变了方针，假托两个孩子的名义，以雪莱信仰无神论、亵渎神明，否定上帝、蔑视婚姻与道德的神圣法则等罪名，提起诉讼。这桩案子迁延了近一年之久。雪莱由于有《无神论的必然性》和《麦布女王》等“罪证”，使他的辩护律师失掉了扭转事态发展的可能。加之，统治阶级早想制裁这个上流社会的叛逆，所以在最高平衡法院大法官艾尔登爵士左袒原告的情况下，韦斯特勃鲁克取得胜诉。雪莱被剥夺了对子女的教养权，而由高地庄一位陆军军医休姆代为教养。雪莱每年须付出二百英镑的抚养费。这一判决，等于英国官方以法律的形式，温和地将雪莱夫妇驱逐出上流社会。同时，还有风声说，法院将剥夺他对玛丽所生的孩子的教养

权。雪莱受到极大的打击，为此，他写出《致大法官》和《威廉·雪莱》二诗，表示愤怒和抗议。

十穷人的守护神

雪莱同玛丽结婚后，想改变颠沛流离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永久性家庭。他便在离伦敦不远的、太晤士河畔的马洛镇上买到一所房子。雪莱夫妇，同他们的儿子威廉，还有克莱尔，以及她与拜伦所生的漂亮的女儿阿列拉，共同栖息于此。宅后有一个极大的花园，风景优美，可供散步和孩子们嬉戏、玩耍。

雪莱已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对人世和社会丧失了希望。他身体已被摧残，面容更加消瘦，体态更显伛偻，腰部不时出现剧烈疼痛，夜晚常常失眠，精神恍惚。

马洛镇极小，人们很快就知道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就是被法院剥夺子女教养权的那个“恶徒”雪莱，因此对他极为冷淡和怀有恶意。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列拉，她没有父亲。玛丽曾对人解释说是一位朋友的孩子，为了增进健康，寄居于此。但人们很快觉察到克莱尔对阿列拉的特殊感情，因而判断她就是阿列拉的母亲。上流社会为置雪莱于死地，造谣说雪莱同女人群居鬼混。这一切增加了雪莱的痛苦。

雪莱为了排解心中的忧烦，常常驾一叶轻舟，漂流在笔香河中。这条河的两岸高耸着山崖。有时他也漫步于镇郊风光绮丽的荒野里。这里草木苍郁，风光美丽无比，撩动他的想象和思绪。就在划船和漫步中，他完成了长诗《莱昂和茜丝娜》。

这首诗于1817年11月份出版。由于该诗攻击暴君和宗教过于激烈，出版家奥立艾尔受到指责，他要求雪莱修改。雪莱作了少量改动，把长诗改名为《伊斯兰的起义——黄金城的革命》，于第二年1月份再版。这是雪莱的杰作之一，也是寓居马洛时最丰硕的成果。

雪莱在这里受到多方烦扰，经济负担过重，负债累累，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这使玛丽极为苦恼。雪莱天性热爱人类，心地善良，他常常接济亲友。克莱尔母女的生活费，需要雪莱支付。葛德汶一家也常向雪莱索取。他还要不断援助朋友李·亨特一家，还答应每年给皮科克一百镑，以便他能安心于小说创作。甚至连葛德汶的儿子查尔斯结婚，全部费用也由他个人包揽。葛德汶不得不感慨地称赞道：“你原是一匹良马，但是受缰绳的缠累，不能飞跃。”

雪莱在自己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几乎成为贫穷的马洛镇居民的守护神。此时，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结果，英国国内市场萧条，物价上涨，工资降低，失业人数增加。人民常举行游行和罢工表示抗议。然而反动政府却采取各种措施来镇压，使人民无法生存，生活更为凄惨。

雪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接济贫民。他常送他们毛毡、毛毯，为怕被当掉，还打上有“雪莱”字样的印记。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个穷妇人没有穿鞋，一瘸一拐，步履艰难，雪莱马上把脚上的皮鞋脱给她，自己赤脚而归。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改变了马洛人当初对雪莱的误解，以至四十年后，也就是雪莱已逝世三十五年之后，马洛镇的居民一提到雪莱，还常常说：“凡是到过他的每一个处所，都是神圣的。”

雪莱的身体急剧恶化，创作的辛劳、肺结核病加上冬季寒冷的气候，使他预感到死期迫近。他经常处于昏迷、麻木状态。为了恢复健康，加上以上

所说的种种原因，他终于卖掉住宅动身出国。

十一 米兰——伊斯特

1818年3月12日，雪莱偕玛丽、克莱尔及孩子们（威廉、阿列拉，还有上一年玛丽生的女孩克莱拉）奔赴意大利，直抵米兰。在这里寓居了一个月。雪莱从此永远告别了祖国，在意大利一直居住到逝世。

意大利是雪莱崇拜的古罗马文化艺术的故乡，是他一直向往的地方。在这里，他的诗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写出了许多惊人的诗篇。雪莱摆脱了英国阴湿的气候、冷酷的社会和世俗的牵缠，感到无限欣喜。当他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就像走进一座愉快的花园那样无限喜悦，如醉如狂。他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见过这样明丽的自然景象：天空湛蓝、明净，阳光温暖而灿烂。这里处处洋溢着异国的诗情画意。雪莱感受到诗的冲动，为自己的长诗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寻到了理想的背景。在滞留米兰时期，他同玛丽、克莱尔游了一次戈摩湖。那里的优美景色，被诗人移入了长诗《罗萨林德和海伦》里。他还全神贯注地构思另一篇杰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在米兰期间，雪莱为了一件私事，曾经去威尼斯拜访了当时正寓居在那里的拜伦。拜伦见了雪莱非常高兴，当即邀雪莱同游莱多湖。他们乘船周游，在一个荒岛上登岸。岛上多沙，长着蓟菜和海草。两人骑上早已准备好的马，沿海滨奔驰。雪莱极为愉快。拜伦谈到威尼斯的英国人如何可厌，他们竟然用许多钱买通他的仆人，求得一见他的卧室；因为拜伦金屋藏娇，早已风闻威尼斯。接着拜伦一再表示对雪莱的友谊。他说：“当你那最高法院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我在英国，就是天翻地转，我也要把你的孩子夺回来。”

在谈到人类罪恶时，两位诗人发生了分歧。拜伦认为，罪恶是无限的。他说：“人心充满了彼此的仇恨；此外，如另有所预期或希望，那只是梦想家的特征而已。”这些话有委婉批评雪莱太爱人类的含义。雪莱当即回答说：“为什么呢？你似乎相信，人只是他本能的牺牲者，不能控制本能。……我的信念，却大不相同。我以为我们的意志可以创造我们的美德。……虽然罪恶也为人之常情，可是这并不能证明罪恶就是不能克制的。”

这段谈话有力地说明了他们相互间深为了解。由此也不难理解，拜伦的诗歌为什么彻底否定现在而不期望未来；雪莱也否定现在，但却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一个忧郁、悲观；一个欢悦、乐观。这是两个来自同一阶级的诗人的最根本的区别。他们畅谈至黄昏，灰暗已笼罩了这个荒岛和远方的威尼斯。拜伦感伤地说：

“我们拜伦这一家人，都是年纪轻轻地死去……。就我父亲的家族说，是如此；就我母亲的家族说，也是如此。……我呢，也会如此的，我且先享受我的青春吧。”

第二天，雪莱怀着不祥的预感去访拜伦，见他十分平静，极为安心而惊喜。拜伦高兴地提议把他在伊斯特的别墅借给雪莱一家和克莱尔住两个月，雪莱高兴地接受了拜伦这个慷慨的提议，当即写信邀玛丽等立刻来伊斯特。

在雪莱从米兰移居伊斯特之前这段时间里，曾先后旅居于比萨、莱洪。6月，又移居卡拉卡拉古浴场，并在这里写成了长诗《罗萨林德和海伦》，构思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还翻译了柏拉图的《会饮篇》。据说，这篇译作，直至今日，仍以它优美、精确的文笔，成为英文翻译的典范。

雪莱迎来了玛丽，住进了拜伦在伊斯特的豪华别墅。别墅的景色极为优美、迷人。住宅通向花园有葡萄藤覆盖着的长廊。宅前，可见伊斯特古城

堡的废墟。宅后是伦巴底省碧茵如海的平原。远方雾蒙蒙中隐约可见帕多瓦城许多圆形屋顶和威尼斯众多高耸的楼阁；每当日行中天，在蔚蓝色天空的背景上，显得尤为壮观。

投身于优美的自然怀抱，远离庸人的烦扰，雪莱心灵趋于和谐，潜心于诗歌创作。他紧张地构思和创作他的杰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9月下旬，幼女克莱拉的死，打破了雪莱的平静。雪莱将她葬于莱多。10月，雪莱夫妇为了排遣内心的痛苦，重游威尼斯并走访拜伦。在伊斯特住满两个月之后，雪莱一行便移居罗马。

十二罗马的艳阳春

1819年，是雪莱创作惊人高涨的一年。他不仅完成了两部最后的、也是最好的诗剧，还写作了大量的优秀的抒情诗，其中包括最卓越的政治抒情诗《给英格兰人的歌》。这一年，被人称为雪莱创作生活中的“不可思议之年”，是他的创作走向高峰的年代。而这个高峰的起点，便开始于罗马。

这一年3月，雪莱夫妇及克莱尔移居罗马。在途经斐拉拉和波伦亚时，他们如饥似渴地游览了名胜古迹，观赏了无数令人赞叹的雕像和绘画，也参观了许多教堂，领略了古代意大利文化艺术的奇迹，饱了眼福。

罗马的春天，天气温暖、宜人，阳光灿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又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创作欲望的冲击。雪莱时常徜徉在罗马的古代遗迹中间，他诗意的幻想像生出了翅膀，在广阔的艺术世界里翱翔。他选择了一个不为一般游客所知的卡拉卡拉古浴场遗址为工作地点，开始了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写作。

这个遗址十分奇特、美妙，它处在万山丛中，周围是鲜艳的花草和馥郁的树木，充溢着活跃的春意和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气。加上广大的平台、高耸的穹门、迷魂阵一般的曲径小道，都启发着诗人创作的灵感。他在这里完成了这部由三幕剧组成的诗稿，在这一年的冬天，雪莱又加上了第四幕，诗剧才最后竣稿。

在迷人的罗马艳阳春里，雪莱还孕育了另一部以一个少女贝特丽采悲惨故事为题材的诗体悲剧。雪莱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卷从罗马钦契伯爵府的档案库中抄来的旧稿。它详细地记载了1599年罗马的显赫、富贵的钦契伯爵家族遭到灭门之祸的史实。雪莱夫妇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故事感到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寻访了科隆那和多丽亚宫。在这里看到了出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基多手笔的贝特丽采的画像。她的悲惨经历使她美丽的容貌显出更为温婉动人的光彩。雪莱的想象力受到了强烈的激荡，他怂恿玛丽写一部悲剧。但玛丽感到力不胜任，让雪莱执笔。于是，诗人怀着对人类遭受的苦难的强烈同情，开始与玛丽讨论场景的安排，构思悲剧《钦契》。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不幸，又一次打断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工作。

6月7日，雪莱夫妇身边惟一的孩子威廉突然夭亡。这一不幸事件，带走了他们的欢乐和安宁。雪莱把孩子安葬在罗马墓园中的新教徒墓地。然后，他们便迁居于莱洪和蒙特尼罗之间的一所叫伐尔索望诺的别墅，在这里度过了夏天。这所别墅座落在庄园的中央。白天窗下常常可以听到干活的农民的歌声，夜间又可听到水车轮子的轧轧声和灌田的流水声，还可观赏到流萤在番石榴的树篱中间发出闪闪的亮光。

这座住宅的屋顶上，有一个小平台，上面罩上了顶棚，四外镶上了玻璃窗。雪莱把这里当作书房。他可以从这里瞻望到广阔的乡村沃野景色，也可

以俯视附近的大海。海上晴空日朗和暴风雨骤袭的壮丽景象，都尽收诗人眼底。在这个通风的玻璃斗室里，雪莱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和和煦的暖风，身心的健康都迅速得以恢复。在这里，他顺利地写完了《钦契》的绝大部分。这一年8月，全剧完稿，并在意大利出版。

雪莱在《钦契》出版后，给伦敦的朋友，出版家奥立艾尔写信，委托他谋求在伦敦卡文特花园剧院演出，并满怀热望地恳求贝特丽采一角能由他所崇拜的著名的爱尔兰悲剧演员奥尼尔饰演。信中写道：

“女主角贝特丽采，让奥尼尔小姐扮演，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这个人物几乎可以说是为她而写的（可千万别让我看到她的演出呵——那准会把我的神经撕得粉碎）……”

他把剧本寄给了剧院的哈立斯，得到的回答却是认为剧本主题非常可厌，即使让奥尼尔小姐读一读女主人公的台词他都办不到。平庸的商人，是无法理解这部悲剧内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他们只能欣赏传统的千篇一律的主题和迎合庸碌的观众的趣味的剧情。然而历史证明，《钦契》无论就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世界文学中的杰作。

1819年，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一年。8月16日，曼彻斯特有八万工人为争取生活权利举行了示威游行。示威者在彼得广场遭到了反动政府派遣的骑兵的残酷镇压，有十五名工人死亡，四百人受伤，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的血腥事件。雪莱从报纸上得知此事，异常愤慨，写成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为曼彻斯特的大屠杀而作》。

这首诗是雪莱对这次血腥镇压的一个愤怒而严正的抗议，是一篇不朽的政治讽刺诗。它以寓言的形式，把“谋杀”、“欺诈”、“伪善”和“暴政”人格化。把这些具有可憎面貌的实体比成当时的首相、首席大法官、内政大臣或反动政府的要员。并把它们逐一揭露和鞭挞，以此指出，它们代表了英国的反动政权，是造成屠杀罪恶的凶犯。

诗中还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反对法律的不公、战争的残酷，号召人民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诗中反复号召：

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像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这首诗充满了勇敢的革命精神，比他以前的诗有了明显的进步，它没有重复过去只靠宣传革命思想就可以战胜暴政的主张；但它也没能发展到以武装的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的思想高度。

同年，他写了《1819年的英国》一诗。这首诗也响彻着与上一首诗同样的社会主题：对社会不公道的抗议和对人民的热爱，它揭示出人民的不幸与苦难。诗中强调指出，正是人民才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物质福利的创造者。只有他们才应该享有公道和自由。

对于“自由”的主题的理解，欧洲没有一个诗人能像雪莱那样独到和深刻。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不仅只是消灭压迫，更主要的在于首先要消灭剥削。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给英格兰人的歌》里，这一观念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雪莱在诗中把英国的劳动人民比作工蜂，把一切剥削者比成“忘恩负义的懒虫”，号召劳动人民不要为“地主”、“昏暴的君王”劳动，因为“他

们却要榨尽你们的血汗”。雪莱在诗中写道：

你们撒下种子，别人把收成拿走；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把它占有；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去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他进一步号召战斗：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发家；
纺织吧——可别让懒汉们穿；
铸武器吧——保护自己不受侵犯！

雪莱在诗中最后警告道，如果不这样去战斗，仍继续以往的顺从的命运，那最后的结局是，“你们铸的剑在把你们看管”，只好让“美丽的英格兰作你们的墓场”。这里表达了雪莱对劫夺者——统治阶级深刻的仇恨，也体现了诗人对受剥削的工人深沉的爱。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比以前的所有诗歌，在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雪莱在这里明确提出了要以武器保卫自己的思想。尽管雪莱未能把这一宝贵思想坚持到底，但雪莱却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在创作中响亮地提出这一思想的诗人。

伐尔索望诺别墅对于雪莱的创作有益，却不能改变玛丽的寂寞生活。儿子的突然夭折，使她的身心都受到强烈的摧残。她又临近分娩期，于是在炎热的夏天结束后，为了求得良医治疗，雪莱夫妇于10月移居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对于酷爱罗马艺术和崇拜大自然美的雪莱夫妇，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医生。这里是雪莱最崇拜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故乡。它还孕育过许多世界闻名的大诗人、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壮丽的教堂建筑和名人的雕塑像，都给他们以慰藉。

雪莱极为迷恋这里的风景。他喜欢攀登圣米利阿托山俯瞰全城。红色的屋顶，衬托出黄色的阿诺河的流水，它奔腾不息，穿过密集的房屋和桥梁，流向远方的青山。

雪莱也经常阿诺河边的林间漫步，获得诗的灵感。一天，暴风骤起，转瞬雷电交加，雨雹齐下。雪莱置身林畔，感受了大自然惊人的威力，写成了他的抒情杰作《西风颂》。

这首诗是雪莱的不朽杰作。诗人受到时代革命情绪的激发，把它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描写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在表现自然力上能如雪莱这样充满着浓郁的革命激情。

在雪莱的笔下，自然具有宏伟的创造力。它既能摧毁，又能创新。雪莱在赞颂自然力的同时，巧妙地以人类作为暗中陪衬。目的在于唤起人类的宏伟力量，也去摧毁腐朽、催促新生。这首诗的思想本质是鼓动革命。

这首诗，开篇就有非凡的气势。它赞美西风的宏伟的力，它能摧毁腐朽：

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
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
有如鬼魅碰上了巫师，纷纷逃避。

雪莱辩证地理解西风同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一切腐朽的物体，都被西风“把有翼的种子催送到黑暗的越冬床圃上”，待春来大地，“碧空的姊妹”西风，“向大地吹响她嘹亮的号角”、“给高山和平原注满生命

的色彩和芬芳”，一切都变为新生。因此，雪莱称西风为“无处不运行的不羁的精灵”。它是“破坏者兼保护者”。

对于西风的伟力，诗人深表羡慕。他渴望成为桔叶、浮云、波浪，好能追随西风去飞荡。好能分享它的威力和脉搏。对西风，诗人不免惋惜自己已不如少年时代那样具有魄力和胆略。他的心几经创伤，锐气大减。但诗人从未屈从，他要重新在强大的西风的召唤下，鼓舞起往昔的反抗精神。

在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已同西风合而为一，把旧有的一切吹落，燃烧起新的希望和生命。

诗人最后高唱预言，揭示全诗的宗旨：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这无疑是用诗的形式讲出哲学的预言——黑暗已尽，革命就要来临而且必胜！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感受到了这首诗的革命精神，把它译成德文，并在自己的诗《夜晚》的开端，引了雪莱的诗句作为铭言。

《西风颂》的英文原诗音调极其铿锵、雄浑，真令人有暴风驰骋之感。评论家认为具有但丁之遗风。

玛丽在此也重新感受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改变了孤寂的生活。11月12日，玛丽平安地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波西·佛罗伦斯，以此纪念这座神圣的城市；它赐予了他们灵感、欢乐、幸福和新的希望。

十三幻影和友谊

冬天，雪莱的腰痛病复发。他无法抵御从亚平宁山吹向佛罗伦斯的寒风，遵照医生的嘱咐，于1820年2月全家移居比萨。在这里创作了抒情诗《含羞草》和《自由颂》。在《自由颂》一诗中，诗人受着欧洲革命形势的鼓舞，热烈地歌颂了西班牙爱国者的英勇斗争。

6月曾去莱洪小住一段时间。在夏日里，雪莱写出一首著名的抒情诗《给云雀》。诗人以极为敏感的心灵，在云雀的叫声中，感受和领悟出一种和谐的、超越一切的非凡的歌曲。诗人把云雀吐射出的乐音神圣化了，表现了诗人对世间美好事物的向往。诗人渴望把云雀的歌声传诵给人类：

只要把你熟知的欢欣

教一半与我歌唱，

从我的唇边就会流出

一种和谐的热狂，

那世人就将听我，像我听你一样。

12月，雪莱夫妇返回比萨。玛丽对克莱尔始终追随身边，同自己丈夫过于亲密，颇为苦恼。她终于不能再容忍了，迫使雪莱送走了克莱尔。经友人介绍，克莱尔在佛罗伦斯谋得了一个教师的工作。雪莱同情克莱尔，常常给予安慰。这本出自纯洁的友谊，竟遭玛丽的嫉妒，使雪莱认为这是自私的表现。他感到心中的女神偶像在动摇。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偶像出现在他眼前。

雪莱夫妇听朋友讲述了一个修道院少女的故事，这故事使雪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被引入修道院，结识了这位叫爱米丽·维维安妮的少女，并发生了强烈的感情。

爱米丽·维维安妮，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是伯爵，母亲早死。由于她容

貌美丽，遭继母嫉妒和虐待，被幽禁于圣安娜修道院。雪莱很爱慕她美丽的姿容，更怜悯她凄惨的遭遇，常同玛丽一起拜访修道院，并不时赠书、赠花、通信。她的矜持和多情，更增加了魅力，使雪莱误认为她是一种理想美的化身。他在无限欣喜的冲动中，精心创作了长篇抒情诗《心灵》，奉献给艾米丽，表达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这首长诗还未写完，艾米丽却嫁给了一个平庸而守旧的绅士。据说，她婚后给自己的丈夫和婆母带去了下地狱一样的灾难。几年之后，她害疟疾死去。雪莱的献诗完稿后，他曾将此诗自比但丁的《新生》（是但丁献给自己精神上的理想爱人的抒情诗集）。但诗成后，雪莱得知艾米丽的消息，方才意识到，自己心目中的她不过是又一个虚假的幻影。

1821年1月的一天，雪莱的堂兄梅德文·雪莱突然来访，并介绍了他在印度结识的朋友威廉斯夫妇。威廉斯夫妇的出现，结束了雪莱夫妇的孤寂、痛苦的生活，使他们在比萨的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中心。许多朋友相继来访、聚谈，使他的家立刻充满了欢乐和生气。

威廉斯是退伍军官，正直、坦白，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他的年轻的夫人珍妮，美丽、文雅，是一个有极深造诣的音乐家。他们的来访，使两对夫妇同时感受到友谊所带来的欣喜和幸福，他们之间，充满了真诚的爱慕和崇敬。此后，便一直同住一处，密不可分。

雪莱夫妇还结识了流亡在意大利的希腊革命家亚历山大·玛夫罗柯尔达多公爵等人。雪莱极其同情于土耳其铁蹄蹂躏下的希腊人民。1821年，雪莱期望的希腊曙光升起了。四月的一天玛夫罗柯尔达多来看雪莱，拿出一份他表兄叶普西兰蒂公爵的宣言，他极其兴奋地告知雪莱，希腊将会独立自由。此后，希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希腊人民有了新的希望，这一点使雪莱兴奋到极点，他慷慨激昂地写出了极为出色的抒情诗剧《希腊》，表达了自己对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预示了希腊必胜的前景。尽管在那时胜利的希望极为渺茫，但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雪莱的预见。

这一年的11月，玛夫罗柯尔达多公爵回国参加斗争，雪莱与之告别时，将《希腊》题献给他，以表示友谊和对希腊的情感。

十四雪莱和拜伦、济慈

热爱人类，相信人类的未来，是雪莱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从这一主导思想出发，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表现得极为忠诚、热忱和无私。雪莱有博大的胸襟，能宽容朋友的弱点和错误，作到了求同存异，只要基本志向一致，就能友好相处，始终不渝。

雪莱对思想进步的朋友，始终表现了忘我的无私关怀。他对当时诗坛另一位著名的诗人济慈，爱护备至。济慈在贫困和社会迫害下挣扎时，他不惜一切给予援助。在他的协助下，1817年，济慈的第一部诗集出版，受到了进步知识界的重视。当济慈的长诗《安狄米恩》受到保守势力的漫骂和抨击，给病弱的济慈以致命的打击时，雪莱在国外对他极为同情，并致函询问病况，邀他来比萨游历。

济慈由于病情恶化，于1820年9月来意大利养病。在国内，他贫病交加，写诗又过于辛劳，严重损害了健康。爱情生活的不幸，又加重了内心的创伤。特别是反动杂志的肆意漫骂和嘲弄，使他精神上的痛苦加剧，肺病日趋恶化，成了不治之症，即使是罗马的温暖气候，也没能挽救这个年轻的天才的生命。1821年2月23日，他终因吐血不止，死在友人的怀抱里，后葬

于罗马新教徒公墓。雪莱为此深受刺激，于当年夏天，写出优秀的抒情长诗《阿童尼》，哀悼诗人的早逝，并沉痛控诉置诗人于死地的英国社会与文坛。在这首挽歌里，雪莱把希腊神话和悼亡的深情交织在一起，怀着极大的热忱把济慈描写为一个“最活跃、最年轻的诗人”，“一颗露珠培养出来的鲜花”，整个自然界都为他的夭折感到悲痛。但他的精神，却在他热爱过的和理解了的大自然中获得永生。

雪莱在世的最后两年，同拜伦有着亲密的交往。他和拜伦的友谊，很能反映出他的人格和美德。

1821年8月7日，雪莱应邀去拉凡那访问拜伦，研究与李·亨特三人合作办一个杂志《自由》，以维持亨特全家的生活费问题。拜伦在拉凡那住在情妇归绰利伯爵夫人的别墅里。雪莱在那里看到了富丽堂皇的陈设，豪华的排场。拜伦热情迎接雪莱。当晚将自己的新作《唐璜》的前几章给雪莱朗诵，并一同讨论。雪莱激赏拜伦的天才，甚至因此对自己感到失望，怀疑自己的诗才。雪莱劝他写成《伊利亚特》样的史诗。拜伦却言不由衷地说，自己无心留名后世，只想写几章得些钱而已。当天，拜伦就把他的朋友荷普纳夫妇给他的一封信给雪莱看。这封信里充满了传言的对雪莱私生活的恶意诽谤，诬蔑雪莱和克莱尔私通，虐待玛丽，等等。

在信中，荷普纳夫妇嘱咐拜伦向雪莱保密，拜伦当时回信对此事是深信不疑的。但他给雪莱看信时，却一再宣称自己不信那些可笑的谎言。

雪莱深为痛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当即给玛丽写信，求她给荷普纳夫妇写一封信辟谣，以证明自己的清白。雪莱写道：“各种杂志如何批评，世人如何误论，我倒也满不在乎。……活在这种地狱似的人类社会里，时刻受到夹攻的鞭笞，像我这样脆弱多感的人，你想如何能够活得下去！……我希望用不着我激起你的愤慨，以反驳这种惟有你反驳才有效的诬蔑。……”

玛丽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写信给荷普纳夫妇，证实传言的虚妄和说明自己同雪莱的爱情是“互相尊重，互相信赖的，这爱情是与日俱增，永恒无限的。”

雪莱接到玛丽的信后，拿给拜伦看，拜伦表示要亲自转交荷普纳夫妇。然而，他却对荷普纳夫妇保持了沉默。这一诽谤，拜伦之所以告知雪莱，不过是自己遗弃克莱尔，冷淡阿列拉推卸道德上的责任。

11月，拜伦偕归绰利夫人来比萨访问雪莱夫妇。消息传来，雪莱的住所忙作一团，准备迎接贵宾。

拜伦这次的拜访，轰动了比萨全城。市民都出来观赏这位著名诗人的丰采。拜伦落脚于雪莱夫妇事先租好的当地最豪华的兰夫朗奇别墅；兰夫朗奇别墅立时变成了社交的中心，慕名拜访者络绎不绝。

雪莱仍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具有朴实的平民风度，对物质生活毫无所求。他每天早起，读歌德、斯宾诺莎或卡尔德隆的著作。中午走向松林，在那里写作直到黄昏。而他的显赫的朋友拜伦，却午后起床，外出骑马、射击，晚上会见客人，夜里八时开始写作三四个小时。

然而当时侨民的社交界却崇敬拜伦而鄙弃雪莱。雪莱常感慨世风的败坏与虚伪，即使远离英国的上流社会，也摆脱不了各种形式的迫害。每当这种痛苦的时刻，只有威廉斯夫妇能用自己纯洁的友谊，慰藉雪莱夫妇受伤而冷漠了的心灵。

1822年1月，爱德华·屈劳尼的来访，给雪莱的最后生活增添了新的内

容。

屈劳尼是威廉斯夫妇的密友。他羡慕拜伦和雪莱的诗名，又得知两诗人就生活在朋友的身边，几次写信要求一见。威廉斯夫妇早已允诺，并告知他雪莱如何平易近人，与他相识，大可不必多虑；至于结识拜伦，那全要看他自己的本领了。

一天夜晚，屈劳尼来到比萨阿诺河滨的特雷别墅拜访威廉斯夫妇。当他们坐下来闲谈时，住在同一幢楼房里的雪莱刚好出现在门口。他正捧读着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的剧本《魔师》，不被人觉察地走了进来。当他发现有生人在座时，显得有些羞怯和腼腆。威廉斯夫人珍妮马上为他们作了介绍。屈劳尼看着眼前这位身材纤长，面容秀丽，具有女性美的卷发高个子青年，惊讶得出了神。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被英国政府剥夺了父权，诋毁为反叛的恶魔的那个无神论者雪莱。珍妮微笑着问雪莱读的什么书，才打破了窘迫的局面。雪莱坐了下来，珍妮要求他译读一段。雪莱便口译了一段。译文的流畅、精美，使屈劳尼不再怀疑这就是天才的诗人雪莱。当大家正听得入神时，却发现雪莱不见了。屈劳尼甚为吃惊，珍妮解释道：“他总是这样随便，来去无踪。”

第二天，不必请求，雪莱高高兴兴地带领屈劳尼去会拜伦，像偕同自己熟悉的明友一样。屈劳尼是一个有着油黑大胡须和英俊的阿拉伯人脸型的健壮青年。他曾当过船长，还当过海盗，有过复杂、奇异的冒险经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的陆地和海洋。他有着锐敏的洞察事物的能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一眼就看透了雪莱有一颗纯洁、无私的心，他很快爱上了雪莱。

拜伦当即邀请他们骑马出游。当奔驰到一片空地时，拜伦找来一根树枝，劈开一端，夹上一个金币，插在地上；他从远处开枪射击，一举击落了金币。这种事，对于屈劳尼，原是本行。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雪莱竟也有同样高超的枪法。三人大为欣喜，屈劳尼成了两位诗人的朋友。

屈劳尼崇拜雪莱的人格和诗才，但世人对雪莱的冷淡使他很为不安。一次，他单独与拜伦骑马出游时，要求拜伦帮一下雪莱的忙。这对拜伦是轻而易举的，只要他在自己的诗中，提几笔雪莱，就可改变他的处境。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每当《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出版，书商就必得要求警察来保护书店，监督狂热的读者。然而雪莱的诗，在崇尚正统的英国社会，读者却很少。然而拜伦说：“雪莱要是去掉他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哲学思想，他是用不着别人吹捧的……”

雪莱和拜伦，虽然在哲学思想、性格气质、生活作风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在交往过程中，有亲密的友谊，也有些隔膜和误会，但作为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追求自由，反对压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同情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成为革命运动的热情歌手和预言家。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文学史上光辉的篇章。恩格斯在 1845 年写道：“雪莱和拜伦，以其热烈的对现代社会的辛辣讽刺，在工人中间拥有最多的读者。”

十五最后的暴风雨

雪莱在生活中受到种种迫害，使他对朋友之外的人世毫不感兴趣，他常常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他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几乎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一次，屈劳尼同玛丽闲谈，发觉雪莱不在身旁的时间已太久了，于是两人去阿诺河边的松树林去寻找，雪莱常在此漫步或写作。去那里要走过长长的一段沙石路。沙中的卵石，使玛丽蹒跚着无法走向林畔，屈劳尼便独自走

入松林里。他见雪莱独坐河畔林间，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身边的诗稿，被微风吹得零乱地散在草地上。屈劳尼怕他受到惊吓，没去喊他，他轻轻拨动着树枝，使雪莱有所警觉，但毫无作用。他只好去拾散乱的诗稿。这时，雪莱才发现屈劳尼。屈劳尼劝他回到书房里写作，雪莱惊讶地说：“我这不是在书房里吗？”

雪莱已把自己同他热爱的大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在人世生活中，他看到了太多的丑恶。他只有在大自然和朋友中追求美，去安抚自己的心灵。此时他对威廉斯的妻子珍妮怀着十分真挚的、热烈的然而却是纯精神上的爱情，它激发雪莱写出了一组献给珍妮的诗歌。这些诗，后来在移居斯塔比亚时才完成。它们是《给珍妮：一个邀请》、《给珍妮：回忆》和《给珍妮，并赠吉他》等。

同时，雪莱还全神贯注地翻译了一些名作家的作品。他从西班牙文翻译了卡尔德隆的《魔师》中的一幕。还从德文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片断（《天上序曲》、《瓦普几司之夜》）。雪莱是出色的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从希腊文译的欧里庇得斯的讽刺诗剧《酒神的伴侣》、荷马的《麦丘利赞》、《维纳斯赞》等；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新生》和《神曲》等的片断。

5月1日，雪莱夫妇、威廉斯夫妇移居斯塔比亚海湾的一座水上楼房——卡沙马格利（意即大厦）。这是雪莱的最后居所。它原是耶稣会的修道院。乳白色的楼房耸立在海边，上面有一座阳台，伸向海面，楼下的房子在有风浪时，便涌进海水。

7月1日，雪莱乘“爱丽儿”帆船去莱洪迎接自伦敦来的亨特夫妇一家。亨特由于过激的思想，在英国受到迫害，曾下过狱。雪莱鼓励他来意大利。但他有七个子女，雪莱无力供给全部生活费，便与拜伦商讨，三人合办杂志，有权最先发表拜伦的诗作，这样可以维持亨特一家的生活。拜伦允诺，雪莱才为亨特一家提供了旅费。

7月2日，雪莱与亨特一家会于莱洪，当即由雪莱与屈劳尼护送他们去比萨会见拜伦；威廉斯在莱洪等候雪莱返回，再一同回家。雪莱迟至7月8日晨才返回莱洪，使威廉斯心焦如焚，因他从未同妻子分离过如此长的时间。雪莱滞留比萨，是因为拜伦对原先的许诺，有了犹豫。雪莱为了朋友的生计，只好从中周旋、劝解，直到拜伦重新承诺，并决定把新作《审判的幻景》交由亨特出版后方才返回莱洪。

威廉斯已不能再停留在莱洪，要求当天返回斯塔比亚。于是雪莱便同他在7月8日中午乘“爱丽儿”号返航，由屈劳尼乘“普利发尔”号帆船护送。可是，在出港时，受到官方水上巡逻队的检查，“普利发尔”号由于没带出港证件而被扣留。屈劳尼只好返回去取证件，威廉斯已焦躁不安到极点，催促雪莱单独返航。当天下午三时，“爱丽儿”号小船驶向斯塔比亚。这时，天气骤变，海上浓云密布，空气令人窒息，暴风雨袭向海面。紧接着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雷暴。少顷，雨过天晴，“爱丽儿”已在暴风雨中倾覆了，雪莱和威廉斯溺水身死。雪莱这位不断惨遭社会迫害的叛逆诗人，正当诗才灿烂的年华，还未满三十岁，就这样不幸离开了人世。

玛丽同珍妮，整日烦躁不安，呆望海面，盼着“爱丽儿”号的船帆出现。直到她们接到屈劳尼询问雪莱和威廉斯是否平安到达的信后，方知出了事。当屈劳尼得知“爱丽儿”号当天并未到达斯塔比亚，便沿海搜索，他花了许

多钱，请求警察给予注意。

7月18日，屈劳尼得到报告，在依阿·里基奥海岸发现了尸体。屈劳尼赶到现场，只见尸体的脸、两只手和没有衣服保护的部位，都被鱼吃掉，已无法辨认。但他从那细长的身材和衣袋里的索福克勒斯剧作集及济慈诗集，确认那就是雪莱的尸体。在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威廉斯更为残缺不全的尸体。为防海水冲去，屈劳尼将他们埋在海岸的沙中。

8月14日，屈劳尼、拜伦、亨特在海岸火化了威廉斯的尸体，第二天，三人又在海岸火化了雪莱的尸体。

玛丽本想将雪莱的尸体埋葬于罗马墓园儿子的身旁，但意大利检疫官按卫生法规不准沙地埋葬的尸体移葬。还是屈劳尼想出依照古希腊人的风俗将尸体在海岸就地火葬；这个建议得到所有人的同意。

火葬的场面极其悲壮。海岸上站满了围观的意大利人。就像古希腊史诗描写的赫克托尔（《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伊英雄）火葬时一样，拜伦、亨特、屈劳尼向火中投入香料、油和盐，还倒入了大量的酒。然后，拜伦脱下衣服走向海水，表示了他至深的哀悼。雪莱的心脏特别大，烧了三个小时还没有烧毁，屈劳尼迅速从火焰中把它抢出，乎被烧成重伤。

1822年12月，雪莱的心脏和骨灰葬于罗马新教徒墓地，在儿子威廉和挚友爱德华·威廉斯的坟墓之间。墓碑上刻有“波西·比希·雪莱——众心之心”的字样。

拜伦哀痛地写道：

雪莱不存在了，我的天才的朋友不存在了。我望着尸灰钵不禁发冷，里面装的只是那崇高的灵魂的尸骨。这位英国最优秀的人死了，这是件极可悲伤的事，是件不可挽回的事，对英国来说，天才好像是它的负担，是它的诅咒。……

……社会对他的态度是无比地错误的、粗暴的、仇视的。

雪莱的生命之树过早地凋谢了，他活了不足三十岁。但他的艺术光辉却是永恒的。他的不朽诗篇不但赢得了他的同胞的热爱，而且超越了国界，跨过了时代，在亿万人心中引起共鸣，燃起火花，为诗歌艺术建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三部长篇作品

雪莱的诗歌同他战斗的一生一样，带有强烈的革命气质。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揭发现实的罪恶，憧憬理想的未来和探求革命的途径。为此，他遭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冷遇、诋毁和迫害。恩格斯说：“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

雪莱诗歌的战斗精神，是统治阶级无法封锁和扼杀的。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承认和热爱。在英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宪章派运动中，雪莱的诗歌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雪莱拥有众多的工人读者。

雪莱一生创作了无数不朽的诗篇，无法一一介绍，下面只介绍他的三部优秀长篇诗作——《伊斯兰的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钦契》。

—《伊斯兰的起义》

《伊斯兰的起义》（简称《起义》）于1817年9月写成，第二年1月出版。它是诗人居住在英国小镇马洛时写的。雪莱说，长诗虽然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成，但构思却长达数年之久。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成败经验，探讨人类未来的命运，一直是激动诗人的课题。

《起义》正是一首探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现实发展趋向的长诗。它揭露了反动年代欧洲的现实罪恶，描绘了人类理想社会的远景。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一革命遭受了挫折，革命的成果被大资产阶级篡夺。在拿破仑称霸的年代，他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对外进行长期的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苦难。1806年以后，以英国为首，连续组织了第四、五、六次反法联盟，集合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同拿破仑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出现了封建势力全面复辟的局面，使欧洲人民陷入更为深重灾难的深渊。

长年战争，使欧洲大陆各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民不断流血、牺牲，生活陷入可怕的贫穷境地。因此，各国都不断发生人民反抗暴政的运动；这些运动不断遭到血腥的镇压。

当时的英国，由于拿破仑的经济封锁和战争消耗，战后国内也出现了经济凋敝的景象。物价不断上涨，工资降低，失业人数增加，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不断激起游行、罢工的反抗浪潮。统治阶级采取了各种反动措施压制人民的反抗。

整个欧洲笼罩着黑暗，法国革命至此彻底失败。复辟了的封建势力对人民进行了变本加厉的统治和镇压；群众对黑暗的现实，表现了失望和恐惧。因此，欧洲的未来命运、它的发展趋向、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走向光明，就成为进步知识界思考、探索的迫切问题。雪莱的长诗《起义》，甚至包括他的后两部诗剧，都是力图以诗歌的形式对当前的迫切问题给予回答。

雪莱酷爱哲学，有很深的修养。他的思想又极为丰富和深刻，他喜欢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他的诗有一部分是相当难懂的。《起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全诗完全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的内容很有哲学意味。也可以说，这是一首表现革命斗争的哲理长诗。

诗题《伊斯兰的起义》，连同它的副标题《黄金城的革命》（亦即《伊斯坦堡的革命》）是比较费解的。从诗的内容看，起义者并非伊斯兰教的信徒，而革命的对象伊斯坦堡的暴君奥斯曼，也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信伊斯兰教的奥斯曼。那么诗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从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答案。莱昂的希腊文的意义是“人民”，莱昂称自己的情人茜丝娜为莱昂妮，也就是女人民。人民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人民革命的对象——奥斯曼，既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体，自然也应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即泛指一般的暴君。这样诗题的含义就明朗了，它是“人民反对暴君的起义”。至于“黄金城”和“伊斯兰”只是诗人为了扰乱统治阶级的视线，免遭迫害而虚设的背景。这样，不仅使长诗具有了浪漫主义的东方色彩，又使它增强了普遍意义。

《起义》由十二歌组成。

第一歌是序曲。《起义》用一个海上壮丽的场景作为富有寓意的开端。实际内容是表现法国革命后的欧洲现实。诗人自身也在诗中出现，他就是动荡不安的社会的见证人。

法国革命遭受挫折，是长诗展开的起点。它写道，在“被践踏的法兰西已丧尽最后的希望”时，诗人摆脱了“失望的幻象”，爬上了高接云天的海岬的顶峰，看到了一场蛇和鹰的“恶斗”。大海和天空成了恶战的背景，风雨、冰雹、雷电交替出现，形成惊心动魄的场面。

先是雷声隆隆，惊天动地，之后有浓雾升腾，弥漫海面。风暴卷起巨浪，

闪电撕裂长空，骤雨和冰雹一起袭向海面。诗人用自然力的运动，为蛇与鹰的恶战烘托气氛。

战斗先是在远方的天边，逐渐逼向诗人的眼前。一条蛇一圈紧似一圈地缠住了一只苍鹰，还把柔软的颈项伸得很远、很高。它头上长着美丽的蛇冠，注视着苍鹰的一时直勾勾的眼睛。苍鹰为了甩掉蛇，不断盘旋打转，哗啦啦拍打着翅膀，发出哀鸣，扑向云端。它用尖利的嘴和爪，向蜷曲的蛇猛袭；蛇也对准苍鹰的胸膛死咬、猛撕。于是空中飘荡着闪闪的蛇鳞和发光的鹰毛，接着鲜血染红了喧腾的白浪。战斗时松时紧，直斗得天昏地暗。鹰被蛇盘绕得昏昏沉沉、痛苦不堪，绝望地跌向海边。蛇放松了缠绕，苍鹰猛力挣脱了蛇的链环，像火山中进出的一团浓烟，发出哀鸣，逃向天外。

蛇身被折断，僵硬了，失掉了气力，落入大海；大自然恢复了宁静。大地和海天，都光芒四射，波涛也被落日染红。诗人绕过陡峭的小径来到海滨，景象壮丽动人。

他看到一个“明媚犹如晨光的少女”，在恶斗时，心神不安，此刻面对海中浮游的巨蛇，她发出呼唤。濒死的巨蛇游向她洁白的脚边，她敞开胸膛，巨蛇就蜷伏在少女的心上。少女站起来，笑迎着诗人，她说：失望把你从梦乡引来。只要你敢同我和巨蛇一同航行，你就能寻到你所追求的理想。

长诗以蛇与鹰的激战象征人世的纷争，善恶的冲突。它总领全篇，紧接着由少女带着诗人，来到人间的黄金城，经历了反复的征战，才到达了理想的彼岸。

诗人和少女一同乘一条精巧的小船，它像一个罗网，形如弯月，纤巧轻灵，没有风帆；一丝轻风，就能送它前行。

在海上，少女给诗人讲述了一个奇异、可怕的故事。远在太古混沌时代，万物由善与恶两个精灵统治，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幻化成彗星和晨星，从暴风雨的深渊底层跃出，发出激战。这场战斗，引起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居民内心共鸣：当彗星陨落时，这个居民也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这样，世间“罪恶”得胜。

“罪恶”精灵是个千姿万态的形象，它的名字叫“魔军”：一个庞大的恶魔之群。死亡、腐朽、地震、摧残、贫穷、疯狂和憔悴症都是它的同类。黑暗是它的生命和呼吸，毒液是它的灵魂，它通过毒液才显出神通。恶魔得胜后，得意洋洋地统治世界。它使新一代生命劳碌奔忙、饥饿、流浪、疯狂、相互憎恶、怨恨善良。

失败的善良，为了抵抗恶魔，也变幻了它美丽的星座的面目，化作一条蛇，在人间各地爬行。由于世界为恶魔操纵，人们不辨善恶，都把善良的精灵诅咒。恶魔奴役世界，占据着空气、阳光、思想和语言，霸占着人迹所到的一切场所。

当世界到了青年时期，善良的精灵跃出了海波，重新开始了战斗。虽然胜负未分，王座却开始摇震。被践踏的群众也纷纷觉醒，希腊起来了；它的古代歌手和圣贤的思想，为后代燃起了火种，展开斗争，出现了“一缕救世的晨曦”。这里是暗指十九世纪初期希腊人民首先奋起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类又一次燃起了希望。少女说，人类一旦奋起和压迫者进行浴血恶斗，自由、正义、真理，就会来到人民大众的心头。于是，蛇和鹰上场，使世界的基础发生震荡。

小船载着诗人、少女和蛇飞驶，他们一直驶过世界的终极——北极海，

穿过一汪清澄的碧水，便看到了蓝色海水中的绿色小岛。岛上光芒四射，岛的中央是一座庙宇。小船在岛旁靠岸，他们踏上象牙的阶梯，走进水晶宫的大门，来到大厅。上面是金刚钻石的屋顶，四面的宝石墙上，挂满了画像。下面是蓝宝石做成的宝座，坐满了辞别人间的伟人。大厅中央有一个空宝座，像高高的金字塔。少女高声呼唤精灵，倒地溶化；从她溶解的肢体上，迸出一团黑气，不断弥漫，遮没了光明的庙宇。接着有两盏雪亮的明灯，在紫英石的地面上，投下一圈圈的光芒，那是两只左扫右射的蛇眼，像两颗流星，立即合为一体，化为星座。它的明亮的光劈开了黑云，显露出一个形影。

诗人见此情景，几乎晕倒，他感到有人把他扶住，说：两个伟大的精灵已归来，显示出人类的力量，别失望，要善于理解。于是诗人看到，这一形体有着难于形容的丰采，四肢像玫瑰般鲜艳。他“雄伟而谦和，沉静而慈悲”；他站在那里，乌黑的眼睛豪放而深沉，乌黑的长发四散纷披。他身旁站着一个女人，拉着他的手，像他的影子。她的目光勾起了这男人——长诗的男主角莱昂对往事的回忆。他的回忆，构成了第二歌的内容。

诗中的少女就是大自然和爱的精灵。她保护了善的代表蛇。在不断的挫折中成长起来的巨蛇，用它善的光芒，引导了长诗男女主人公，即作为人民化身的莱昂和茜丝娜在人间展开斗争。诗人通过对他们的斗争历程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探索 and 理想。

第二歌，莱昂回忆他和茜丝娜在故乡黄金城的经历。

两人走出家门，投身于自然之中，相互倾诉自己的心声。诗人代替莱昂，诉说着祖国的灾难。原本是幸福的家园，有孩子的笑脸、美貌的妇女、海滨动人的景色；可这一切都被世间的“毒液”侵害。祖国由于受毒而枯黄，暴君与暴君结成毗邻，占据了和平的家园。于是人民受欺凌，罪恶、奴役、暴政各显身手，恐惧和荒淫结盟，残害着人类。

欣欣向荣的世界，欢乐的家庭，如今变成同胞的地狱。人民在寻找希望，可找到的是更阴暗的地狱，更沉重的镣铐，更凶残的暴君。就连教堂，也唱起了血腥和伪善的赞美诗，一切罪恶的象征都变成了神圣。

黑暗的、罪恶的现实，却激起了人们思想的叛逆；诗人相信，人类过去在罪恶中挣扎，但未来会光明、伟大、高尚，“一定会远远超过帝王公卿”。“不可一世的权力”一定会同宫墙的颓败一样被摧毁；希望、正义和真理将会结果，人们会起来把压迫者的王座击碎。

莱昂追诉他与茜丝娜的初恋和结合。她本是孤儿，同莱昂一起长大。她有一对北极星样的眼睛，在虚伪的人世，只有她能安慰莱昂受创的心灵。她才只有十二岁，就同莱昂一同去爬上高插云天的丛山，穿过古老的森林和长满绿草的谷涧。两人形影不离，一刻不分；共同的心愿使他们结合；共同的理想，促使他们去为人类而战斗。

一天中午，她睡在莱昂怀里，做着奇异的梦，突然惊醒，唱起一支自由的歌曲。这是莱昂谱出的英雄乐章，茜丝娜直唱得心神颤抖。歌曲的思想传遍宇宙，它的力量能驱散人间的灾难，“大地、海洋、天空、星辰、生命、命运、名誉，一切的事物”听到它都要俯首听命。于是，两人的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终身的伴侣。

莱昂对茜丝娜讲，除非男女平等自由，和平和人性是不会结合的。要让这一思想深入人心，必须将“奴役制度廓清”。茜丝娜回答说，有一天，你召集大军去解放黄金城，我也会领一支欢欣鼓舞的娘子军和你会师，唤起带

镣铐的女奴隶把暴君消灭。她还说，她要决心走遍穷人的居所，用莱昂的歌唤醒妇女，使她们摆脱暴君的压迫和宗教的欺骗；让人们把你当作解放的救星，簇拥在你周围，浩浩荡荡地前进。

他们将要离别，去进行“革命”，两人痛苦地拥抱在一起。她说：我们会重逢，不在坟墓，也不在天堂——

“惟有人类的心灵是重逢的场所，
等我们残剩的骸骨被践踏在荒原上，
人类的希望中有我们的光芒，百世留芳。”

第二歌是全诗思想的总纲，它表达了雪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认为，人类的苦难终会过去，只要充满希望，并且，要相信思想的力量，靠宣传，能打动人心，唤起民众，说服暴君，解放人类。这是雪莱一生坚持的理想。尽管残酷的现实经常使诗人对这种信念产生动摇，但他始终没能彻底冲破这种信念的局限，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主张暴力革命的诗人。这种信念表明，雪莱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人性论、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第三歌是从莱昂的一个幻梦写起的。一个夜晚，莱昂同茜丝娜坐在岩洞旁谈心，大自然生机盎然。忽听人们呼喊，脚步声杂沓，地壳震荡。二人拥抱凌空飞翔，飞过大海，茜丝娜却被幻影所抢掠，莱昂惊醒。这个幻梦预示着两人的命运，也暗示斗争将受到挫折。

回到现实世界，莱昂冲出住宅，面前站满了暴君的士兵，个个刀剑出鞘，被绑的茜丝娜出现在眼前。莱昂杀死了三个敌人，茜丝娜对莱昂说，她愿做“真理的使者”，带上镣铐和奴隶在一起，开展斗争，为打好第一仗，“不论凯旋和战死，你我休戚与共，同仇敌忾！”

莱昂在杀第四个敌人时，挨了一击，敌人把他捆绑起来，送到一个山巅的圆塔里，剥光衣服，戴上铁链和铜环，打入牢狱。这时，海上一只小船渐渐去远，茜丝娜就在船上；她将被卖去当奴隶。

莱昂口渴异常，饥饿难当，就在饿得昏迷时，进来两个幻影，送来了四具尸体，吊着长发荡在空中。莱昂用手触摸，身体还有微温，其中一个像是茜丝娜。这时，一个慈祥的老人突然出现，他给莱昂包扎伤口，还砸开了铁镣，并把他抱起。随着一声巨响，莱昂发现自己已在海上，老人掌舵，莱昂枕在老人腿上，龙骨船劈波斩浪，驶向海湾。

第四歌的情节，按着前一歌向前发展。老人把船划向海滩，停在一座石塔旁。老人把莱昂扶到石塔中的一张床上，对他精心护理。诗人借老人之口，回述了莱昂同敌人的战斗，老人救出莱昂的经过，以及茜丝娜与莱昂离别后的遭遇和斗争。

老人向莱昂讲到，他曾经走遍城市、村庄，把人类的一切行径洞察分明。他来到莱昂的故乡黄金城，在那里，胜利的火焰燃得正旺，“每一颗心灵都成了真理的钢盾，每一条舌头都成了真理的刀枪”。当他看到莱昂被敌人关进圆塔，便来到圆塔下面，发表了雄辩的演讲，使守塔的卫士流泪感动，他这才把莱昂救出圆塔，把他送到这个安静的石塔中。时间一过七年，老人不断地向莱昂灌输仁爱的真理；莱昂懂得了这一真理，便和老人一起到各处向人们宣传这一真理，宣传人类的力量。在真理的感召之下，黄金城的男女老幼都苏醒了。真理的力量如暴发的山洪，传遍了大街小巷。黄金城的暴君在发抖，“王座在诅咒声中战栗”。

为了让一切人都环绕在莱昂的身旁，“结成庞大的营垒”。老人向人们

说，自己虽有智慧，但已年老，大家应听从莱昂，因为他的唇舌能使人们心悦诚服，把“罪恶的盔甲戳穿”。

为了证明仁爱的力量，老人谈到茜丝娜，她正是具有这样的威力。她在刑柱上还在宣传真理，使行刑者为之痛哭，替她松绑。谁也不愿让她受苦，她走遍各大城，通行无阻。她用美德和雄辩对付诬蔑、死亡和痛苦。她被妇女们簇拥着，暴君派兵去镇压，她只“一席话”，士兵纷纷向她倒戈。她用仁爱唤起被遗弃的希望，人们纷纷起义，用“人类爱”动员统治者投降。

听老人讲完，莱昂感奋已极，决心要走向战场。他从映在湖里的自己的倒影中，发现自己已鬓发斑白，满脸皱纹，但他的眼睛和心中还燃烧着热情。他辞别老人，飞越千山万水，看到大地一片春光。他心中燃起希望，他确信，茜丝娜没有死，她正在举起火把，同智慧老人一起，照亮他的前程。

第五歌写黄金城的起义。莱昂飞到小亚细亚丛山的上空，在黑夜里，他看见地上有起义者的兵营，他落下来同哨兵谈话。突然间，暴君的军队杀来，大劈大砍，千万起义军士兵在睡梦中丧了命，人民又遭了灾殃。

人民被迫起来反击，一个战士把投枪对准了敌人要害，莱昂却上前阻拦，被刺出鲜血。莱昂赞美自己流的鲜血，他说，它能教育人们相爱。他向双方宣传仁爱 and 宽大。

讲完话，他昏迷倒下，当他醒来，发现被人们包围，有朋友，有仇敌，他们全都停止了仇杀，结为兄弟和联盟。万众欢呼，避免了更多人的死亡。于是这联谊的友军，浩浩荡荡直奔城下。到处是欢呼，到处有美丽的双手为战士戴上花冠。有人告知莱昂，茜丝娜也参战了，她马上就会来见他。

莱昂带领起义者闯入宫殿，只见暴君正在沮丧。由于暴君作恶多端，人群要求制裁他。莱昂又向他们作宣传，使有些人惭愧，暴君也悔恨哭泣。

此刻，曙光满天，人们因喜悦而流泪。因为这一天将举行人人平等的盛典。莱昂走向高塔，在那里的王座上，正坐着茜丝娜，她也到处寻找莱昂。她颂扬莱昂：你矫健如鹰，在晨光中把“信条、愚蠢、习俗、地狱以及那尘世的忧伤”都打倒在脚下。自由的精灵为你翱翔，智慧也来祝福，不论是“造化、上帝、爱、欢娱或同情”，都在我们中间降临；而“轻蔑、憎恨、报复、自私”尽皆消亡。她又描述了自己的理想，让自由人在大自然中享尽自己的欢乐。让“科学和诗歌”两姊妹携手，把人间打扮得明媚如锦绣，魔鬼上帝听到我们的名字就将纷纷奔逃。胜利属于人民，让“真理和欢乐”接管倾圮的王朝。

这一歌充分表现了雪莱的社会理想。他不主张以暴力对付暴力，而是用仁爱感化敌人，避免牺牲。世界要靠真理、正义、自由、仁爱、科学来统治。这一思想是幼稚的，也是错误的。雪莱后来的许多描写，对自己坚信的思想也产生过动摇。

在第六歌里，雪莱尊重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没有用自己的向往歪曲生活的真实。他描写了黄金城的暴君卷土重来，残酷镇压起义人民的情景。战斗在黄金城外的海滨山间进行。场景是悲壮的，它无疑是对当时欧洲大陆灾难的象征性描绘。在这一歌中，雪莱写得真实生动，就连他长诗中的英雄，也不得不以暴力反抗暴君。

当莱昂正感受着和平、幸福时，突然城门大开，暴君带领雇佣兵杀了出来，人民惨遭牺牲，被杀得血肉横飞。莱昂只好把保藏的武器分发给人民，进行抵抗。当他被敌人团团包围，处于危险境地时，远方出现一匹鞑靼马，

马上坐着一位姑娘，她直奔莱昂驰来。

鞑靼马把受伤昏迷的莱昂驮向山间，在百花丛中，他醒来发现，茜丝娜又躺在他的怀中。他感到极度的幸福，共同的志愿、理想和战斗的生活，使他们开始了真正的结合。茜丝娜讲述了她的遭遇。当莱昂被敌人包围时，她正被上了镣铐，成了暴君的俘虏。为拯救莱昂，她愤怒地挣开了铁镣，夺过敌人的剑和马，飞奔到莱昂的身边。说完二人拥抱，体验了新婚的幸福。

第七歌的开始，茜丝娜向莱昂回述，别后奇特的经历和遭受的苦难。她被动入暴君的宫中，暴君将她拖入秘宫强奸了。然后命一个水鬼把她囚禁在海底的一个岩洞里。不久，她在剧痛中生下了一个女孩，长得像莱昂，又像她的姊妹；这女孩陪她度着寂寞的时光。一天，水鬼劫走了女孩，把茜丝娜投入了痛苦的死寂之中。

有一天，突然爆发地震，岩石崩坍，茜丝娜恢复了自由，她来到海面的断岩上。远方驶来一只船，她用爱的语言感染了船上的人，上了大船。

第八歌仍然是茜丝娜的回述。她在船上向船员们进行了革命的宣传。船长以为她是梦幻中的魔鬼，但船员们认定她是高贵门第的妇女。她大胆地批判了上帝，指出只有爱、正义、真理，才会引导受难的人走出奴役和宗教的迷魂阵。她号召要为自由而斗争，哪怕要付出鲜血。“惟有人，能凭着意志的力量与天地争辉”。她号召勇敢前进，不停滞，不后退。茜丝娜的宣传，表现了雪莱的积极思想，雪莱证明，只靠仁爱的宣传，不进行流血斗争，也将会徒劳无益，应该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为自由、正义、平等展开斗争。

在第九歌中，茜丝娜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乘坐的小船驶向黄金城。海上、山间，人们一片惊呼、欢腾。她用宣传征服了所有的妇女。她教导她们不要信仰上帝，要信仰自己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战胜一切的武器。茜丝娜还揭露暴君利用教士残害妇女的事实，启发她们认识到，罪恶和地狱，就是上帝本人。她的宣传使宗教再也不能分裂自由人的联盟了。

茜丝娜讲完自己的经历，莱昂仍然依在她身边。她开始向莱昂诉说自己的意愿。她将用他的思想作旗帜，共同继承先贤的思想，去战胜罪恶、严冬和诽谤。他们俩的肉体会化为乌有，但事业和声名将万古留芳，为后世做出自强不息的榜样。

茜丝娜说完，仰望水晶天。莱昂充满幸福，他幻想飞向水晶天的那边，使自己变成满天星星，来回望茜丝娜幸福的脸。茜丝娜回头对莱昂微微一笑，莱昂像看到了一座乐园。

第十歌又转向战场的描写。暴君与暴君相互结盟，黄金城的人民遭受了更大的牺牲。

莱昂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寻找食物和给茜丝娜带来世上的消息。他看到天边涌来了奴才军，这是听从黄金城暴君的命令，各地暴君纷纷发来的大军。海上也驶来了舰艇。这些没有心肝的奴才兵，疯狂地制造新的灾难和死亡。在荒凉的田野和村庄，“饱餐的野兽和血腥的尸体和好相处”。在宫殿里，暴君与王侯欢宴和歌舞。人民遭受劫难，市场堆卖黄金和儿童，母亲纷纷死亡，少女出卖色相。紧接着，大屠杀又引起了大瘟疫，连河里的鱼，林中的鸟，昆虫、牛羊，都中毒纷纷死去。惊人的灾难，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极度的愤怒。于是欧洲的基督教主教便乘机出场，将全部灾难引起的愤怒都转嫁到莱昂夫妇身上，怂恿暴君追捕他们并将其烧死。国王发布命令捉拿二人：捉到其中之一，赐为国王后嗣，杀死一对，招为驸马，并使他的地位、声望

显赫如国王。

为了惩治莱昂夫妇，暴君命令燃起火堆，彻夜不熄。暴君还在城内燃起了三百个火炉，环炉还要许多人围跪观看。只要莱昂和茜丝娜不被抓来烧死，人民便要不间断地被送入火炉焚化。按照教士的欺骗，这是地狱中的蛇对人类的惩罚。

在夜晚，有时会有人大喊一声：“住手，我来了，烧了我吧！”他们是冒充莱昂夫妇的。于是暴君杀气腾腾，命令把这对男女焚化。这表明人民对莱昂夫妇的热爱，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宁愿自身毁灭，也要换得莱昂夫妇的永生。

第十一歌写莱昂和茜丝娜的告别及莱昂赴刑。

茜丝娜站在高插云天的山顶，她发现莱昂向她告别，轻捷如风飞向了宫廷。他戴着隐士的面具闯入宫中，宣称自己是暴君的仇敌，但他愿为人民解除灾难。莱昂说：“我是莱昂的朋友，我可以告知你们他的行踪，但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对上帝宣誓，必须把茜丝娜送往理想的国度——美利坚。”暴君和元老们都发了誓，来者大笑，揭开面具，原来是莱昂本人。他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得天下太平，避开人类无谓的牺牲，因为人们纷纷代替他俩死亡。

雪莱把美国当成理想的国度，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带有普遍性。拜伦也曾一度把美国视为理想的国度。这是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的许多矛盾还没有彻底暴露，同时，也反映了作家囿于自身思想的局限，对美国国家制度的本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

《起义》的最后一歌，描绘了莱昂和茜丝娜的牺牲和复活，以及叙述他们最后达到理想境地的历程。

暴君的仆从们拥着刑车，刑车中央坐着莱昂：光头、赤足、双臂反剪。旁边坐着暴君和一位绝美的少女。刑车驱向高高的火葬堆，堆旁有一座同样高的平台。暴君坐上平台，急不可待地命令将莱昂举向火葬堆。一声炮响，火把点燃；再一声炮响，火葬堆也点燃。正在这时，一阵叩地的马蹄声由远逼近，一匹高头大马飞驰而来，上面是一个美丽的女郎；人民一齐庆幸莱昂得救，暴君却面如土色。主教站出来命令奴才军把美丽的女郎捆绑。

骑马的女郎却自动来到火葬堆旁，下马让奴才军把她举到莱昂身旁：她就是茜丝娜。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一条巨大的火柱，把暴君和教士、奴才军全都送上天空。莱昂在昏迷中，看见女郎倒在地上，他立即失去知觉。

莱昂醒来后，发现自己又同茜丝娜坐在岩石上，远方群山环抱，有高塔林立；近处树茂花繁，更伴有飞瀑流泉和着缭绕的歌声：宛如进入仙境。茜丝娜向莱昂讲述了他俩火焚死去又复活的经过。她说那高塔是人类死亡的标志；从此以后，他们便永生不死了。

他们忽见海上驶来一只小船，它经过的水面，波光闪烁，一片光亮。撑船的是一位少女，背生白雪样的双翼，她用翅膀掌握航向。小船是空心珍珠所造，呈弯月形，飞驶如光、如思想一般迅疾。

小船驶到岸边，少女同茜丝娜拥抱。少女诉说，看到莱昂，就知道他是自己的亲人。她要撑船把双亲接向理想的庙宇。

三人上船，一路款款而谈，妙趣横生。小船由大海驶进大河，波涛汹涌，飞瀑奔泻，水花四溅。四处有树林、山花、流泉。小船连续飞驶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他们看到湖心出现一个庄严的庙宇，像星球高挂天空。庙宇里发出呼唉声，小船向庙宇驶近，他们终于找到了港口，走进理想的庙宇，得到了

永生。

《起义》是雪莱诗中最难懂的一首。它完全是在象征性的寓意里展开故事。故事情节虽不很复杂，但诗人通过故事情节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很难一下理解。

诗人在长诗中表现的事物和人物，都不是直接取自现实世界，然而，它们又不是毫无现实依据，只是笼罩了浪漫主义的幻想色彩，折射式地反映了现实。

革命人民的受挫，暴君的复辟以及人民的反复辟斗争，相当准确地影射了当时神圣同盟扼杀法国革命，在欧洲进行总复辟的形势。对于反复辟斗争的描写，也是欧洲人民反对神圣同盟斗争和英国人民掀起反抗政府浪潮的社会现实的概括。

长诗批判了暴君、暴政与宗教三位一体对革命人民进行的残酷迫害，深刻地揭露了宗教势力在欧洲反革命复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同时也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他们坚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热爱人民，坚信未来必胜的信念。

《起义》是一首浪漫主义的革命赞歌，也是一首歌颂信仰、仁爱、希望的哲理诗篇。

雪莱在这首诗中的思想局限是十分明显的。他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用善与恶的斗争来概括现实的阶级斗争，用仁爱的说教代替暴力革命，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他真诚探索的革命途径，是永远行不通的。雪莱在长诗中过分夸张了宣传的威力和仁爱的力量。尽管诗人表现得十分真诚，但读起来不免感到幼稚可笑，因为它违反了生活的常理，只能说是反映了诗人天真的愿望。

长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很有特色的。

长诗虽然被诗人涂上了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并不损害诗歌的生动、形象、活泼的特点。抛开每个形象和每个场景的哲学寓意不谈，诗人展开的描写是成功的。如鹰、蛇的搏斗，既生动、真实，又细腻、精确，给读者留下鲜明、壮丽的印象；特别是自然环境的气氛烘托，更增强了这场搏斗的悲壮气势。这一特点，同时也表现在莱昂领导人民同暴君的战斗场面里，表现在男女主人公赴刑的场景里。丰富、瑰丽的想象，通过美妙的诗歌形式表现得惟妙惟肖，显示了雪莱诗艺的深厚造诣。

长诗对于茜丝娜遭劫后栖息于海底岩洞情景的描绘是奇特的，想象力的丰富令人震惊。特别是长诗开篇和结尾对于理想庙宇的描绘，更是瑰丽无比。它们虽然纯属幻想的情景，然而，在形象的鲜明，色彩的艳丽，状物的精细上，却给人留下了实体感和美感。

在长诗中，大自然是作为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表现的。用壮丽的自然景色作为主人公展开活动的背景，作为揭示主人公的性格、思想、热情和追求的陪衬与烘托，是雪莱得心应手的表现技巧。雪莱向以热爱自然，对自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著称，因而，在长诗中，有许多描写自然景色的精彩片断。

长诗的风格富丽堂皇，语言优美、高雅、丰富多采。在华丽的诗行间杂有含义隽永的格言警句，在气势宏伟的叙事中伴以浓郁的抒情。奇特的比喻，抽象的概念，象征的音符，色彩缤纷的形容词相互交织，浑然一体，形成了长诗独具的特色。

二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简称《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代表作，它表达了雪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理想。

诗剧是雪莱移居罗马时写作的，完成于 1819 年。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和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以及它们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激起了诗人极大的愤慨。于是他利用古希腊神话的素材，创作了这一诗剧，表达自己反抗暴政的思想。

雪莱和拜伦一样，是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崇拜者。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早就激动着诗人的心。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曾利用这一神话写了悲剧三部曲。完整地流传下来的只有第一部《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从后两部遗留的片断看，全剧是以普罗米修斯和宙斯和解而告终的。雪莱明确表示过对这个结局的不满，他写道：

“老实说，对于这样软弱无力的结尾，把一个捍卫人类的战士与压迫者妥协起来，我是很厌恶的。”

作为革命诗人的雪莱，在这个神话故事中，看出了它内含的革命精神。他与埃斯库罗斯相反，在诗剧中把普罗米修斯表现为永不屈服的人类利益的捍卫者和战士。

诗剧所依据的原始神话是这样的：普罗米修斯原是巨人和海上女神的儿子。他兄弟四人，惟独他具有神明的智慧和先见之明。他帮助宙斯打倒了天廷的统治者萨登，使宙斯夺得了天帝的宝座。宙斯掌权后，背弃了普罗米修斯的意愿，妄图毁灭人类，于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展开了斗争。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为人类窃取了火种，并把手艺和技术传授给人类，使他们获得幸福。这一举动激怒了宙斯，他采取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到高加索山的断崖上，白天让秃鹰啄食他的肝脏，到了晚上又使它重新长好，使普罗米修斯陷入永无休止的痛苦之中。但普罗米修斯却掌握了一个秘密，即宙斯若同海神忒提斯结婚，他们生的儿子，将埋葬宙斯。于是宙斯派遣使者麦鸠利说服普罗米修斯讲出这一秘密，作为结束对他惩罚的条件。为了使宙斯毁灭，普罗米修斯坚持不讲出这一秘密，一直忍受了三千年的苦难，才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解救出来。

诗剧共四幕。

第一幕

被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宁愿忍受痛苦，也不向宙斯的使者麦鸠利讲出预言，由此引出诗剧的基本冲突。

在高加索冰山的深谷，悬崖上绑着普罗米修斯，山脚下坐着他的两个姊妹，海神的女儿潘堤亚和伊翁涅。时间是深夜，普罗米修斯忍受着痛苦，愤怒地谴责宙斯的暴行：

且看这大地，上面繁殖着你的奴隶，
你竟然拿恐怖、怨恨和绝望，
去酬报他们的顶礼、祈祷和赞美……

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消灭宙斯，普罗米修斯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这是他对暴虐统治的控诉：

啊，三千年不眠不睡的时辰，
每一刻全由刺心的创痛来划分，
每一刻又都长得像一年，刻刻是

酷刑和孤独，刻刻是绝望和怨恨。

他被钉在飞鸟难越的万丈悬崖，“四处是黑暗、寒冷和死静，没有花草、昆虫、野兽……”冰雪像枪一样刺心，锁链冷得咬进骨中，恶鬼利用山摇地震，使岩壁不断裂合，以此来撼动钉着普罗米修斯四肢的钉，增加他的痛苦。可他决心忍受这一切，也不取消自己对宙斯的诅咒。

山岳、泉水、空气、旋风，对普罗米修斯都表示同情。它们看到了酷刑，听到了不屈的诅咒声。大地母亲在谴责这“暗淡的国家”，但她不敢重述普罗米修斯的诅咒，怕凶暴的天帝加害于她。

宙斯的幻象显现，诗人通过两姊妹的嘴，描述了他的影象，他穿着深紫色的衣服，上面缀满星辰；他用青筋暴露的手，举着黄金的皇杖，昂视阔步，行走在云丛中。他面貌凶残、威武，“他宁愿辜负人，不愿被人辜负。”普罗米修斯责骂这幻象是“整个仙界和人类的暴君”，只要他企图毁灭人类，“只要你在天上做一天皇帝，我便一天不想安睡，一天不把头低。

普罗米修斯重复着对宙斯的诅咒：让他无尽的生命变成一件捆在身上脱卸不掉的毒袍；让他万能的威力变成使他痛苦的皇冠，像金箍把他自己的头脑缠紧；让他灵魂积满孽障和罪愆，永世痛苦、遭殃，地样久，天样长；让他的偶像当“命定的时辰”来临时现出原形，好叫人们去千年万载地指斥、嘲笑。

麦鸠利受宙斯的派遣，劝说普罗米修斯屈服。他说，独自一人反对权威，永远不能得胜。宙斯会运用权力，给予普罗米修斯种种惨烈的迫害。他要找来地狱中专门作恶的谋士，给他制造各式各样的痛苦；把阴间最奸诈、卑污、野蛮的恶鬼，带到普罗米修斯的身边，对他进行折磨。但只要他低下傲岸的头，讲出惟有他知道的涉及宙斯命运的秘密，表示顺从，那么天帝的凶猛就会变成“温良”。

普罗米修斯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他宁愿忍受永世的惩罚和无休止的痛苦，也要等待那“时辰”的来临，毁灭统治者的宝座。他说：

……我心爱的人类，
又被他的为虎作伥的爪牙恣意蹂躏。
那个暴君一定逃不过应得的报应：
这很公平，恶人决计得不到好的结果；
……
顺从，你明明知道我万不能做到：
……它会使人永久受到束缚，……
罪恶只是暂时高踞全能的宝座，……
我就忍受着委屈来等待……
那报应的时辰该是越加临近了……

麦鸠利先是用永世的惩罚相威胁，进而用在天上享受声色的欢乐相诱惑，但都未能动摇普罗米修斯的意志和决心。于是麦鸠利执行天帝的命令，唤出了许多恶鬼、幽灵，来加害于普罗米修斯。它们是掌管痛苦、恐惧、失望、猜忌、怨恨和洗不干净的罪恶的魔鬼。但是它们只换来了普罗米修斯的厌憎和嘲笑。

人类流的血，受到的火煎、凄惨的呻吟，普罗米修斯都能听见、看见。但还有他听不见、看不见的更为凄惨、更为隐秘的灾难。随麦鸠利来的女鬼向普罗米修斯说：人类的心灵被戳穿，用恐怖填补；伪善和习俗充塞头脑；

善心没有权势，只要空流眼泪，有权势的又没有善心；聪明需要仁爱，但仁爱得不到聪明；有力量、金钱的人在同胞中都毫无情义；世上一切都一团糟。女鬼企图以此刺伤普罗米修斯的心，使他屈服。

潘堤亚关切地问普罗米修斯看到了什么，普罗米修斯说：

我看到那些名字，大自然神圣的口号，
一个个金碧辉煌地写在那里，
许多国家都环绕在它们的周围，
异口同声地呼唤着：真理、自由、博爱！
突然有一团乌烟瘴气，从天上掉落在
它们中间，于是来了纠纷、欺骗和恐惧；
暴君们都蜂涌而入，把胜利品瓜分。

普罗米修斯讲述的人间情况，正是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欧洲的现实。这里，诗人巧妙地把象征性的描写同现实结合起来，使得诗剧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象征性。

大地母亲和伊翁涅、潘堤亚两姊妹看见了那飞翔着的高尚与美好的精灵之群。大地母亲让她们来安慰受难的普罗米修斯。

精灵之群歌唱善与恶的斗争，歌唱善的胜利：

智慧、公理、爱情、和平，
眼看它们挣扎着要产生……

普罗米修斯看到了缥缈的形体，他说，“除了爱，一切的希望全是空虚”。

啊，我情愿去担当那命运指派
我的职使，做人类的救星和卫士，
或是让一切都回复当初的原状：
那里不再有苦恼，也不再失意；
大地会来安慰，上天从此不来磨难。

潘堤亚说，她看到晓星发白，普罗米修斯的爱人阿西亚在她的流放地等待。那里的山谷长满了奇花和异草，空气中、树林里和溪流边都弥漫着美妙的气息和声音。但如果你和她不在一起，这一切全会消灭。说完，第一幕告终。

第二幕

第一场高加索的山谷。这里景色幽美，阿西亚盼望着潘堤亚的来临。她好像听到潘堤亚海绿色的羽翼在绛红的晨曦中振动的声音。随着一轮红日的升起，潘堤亚飞到她身旁，给她带来了普罗米修斯的身影；阿西亚说，没有它，她将无法生存。

潘堤亚对阿西亚讲述在普罗米修斯身旁做过的甜蜜的梦。她感到了他的身影，布满创痕，在天空中撒满光辉。他拥抱着潘堤亚，她感到他的血流进了她的身体；她的也流进了他的躯体：他们融化了，合为一体。

阿西亚也看见了普罗米修斯的身影。他飞起来，到处响起他的声音：“快跟、快跟，跟我来！”阿西亚和潘堤亚手拉手紧跟上去。

第二场阿西亚和潘堤亚走进森林，到处有岩石和洞窟。诗人通过精灵之群的歌唱，描绘了她们步入的环境。她们在密不透光的森林中前进。里面是个奇异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各种颜色的花草、树木，还带有残留的露珠。

小牧羊神出场。他们要赶回去，听老牧羊神给他们讲述古老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的事迹。

第三场阿西亚和潘堤亚来到万山丛中一座高大岩石的顶峰。她们感叹，这就是进入冥界的宫门。

阿西亚和潘堤亚看见，下面展开的是大自然千姿万态的景象，奇美、壮观。这里有浅淡的草坪、浓密的树林，耀眼的流泉，幽深的洞穴，闲荡的彩云。在摩天的山岭上，晨曦跳出冰岩，迸发出万道金光。终年的积雪，由于太阳的光热而融化，横冲直撞地向下奔泻。

这时，她俩听到精灵之群的歌唱。她们随着歌声走向幽深的深渊，穿过幕幃和栅栏，走向地下的宫殿，那里住着一位全能的神仙。

第四场进入冥王洞府。

她俩揭开幕幃，潘堤亚看到了冥王，她描写道：

充满了权威的王座，向四面放射出

幽暗的光芒……

他无形亦无状，不见四肢，也不见

身体的轮廓，可是我们感觉到

他确实是一位活生生的神灵。

于是阿西亚向冥王发问：谁创造了世界，谁给

人类思维，谁给人间带来罪恶和悲哀？回答都是万能的上帝。

接着，阿西亚叙述天廷的变迁史，最后叙述到，普罗米修斯用智慧和力量替宙斯打倒了他的父王，取得权力和星座，并为他戴上了金冠。当时的条件只有一个：“让人类自由”。可是——

统治者常会忘掉忠信、仁爱和法律，

有了万能的力量，会忘掉切身的朋友；

宙斯现在统治了；落在人类身上的，

首先是饥荒，接着是劳苦和疾病，

争执和创伤，还有破天荒可怕的死亡；

他又把强烈的欲望、疯狂的烦恼、

虚伪的道德，送进他们空虚的心灵，

引起了相互的残杀和激烈的战争，

他们安身活命的巢穴完全被捣毁。

然后，普罗米修斯又在花草间唤醒了希望，并向人类的心灵中注入爱情，使他们分而又合，还驯服了火，并带给人类。他还带给人类钢铁和金银，深山和大海底下的奇珍、异宝。给了人类思想和语言，创造了法律，科学、音乐，使人类有了灵性，能创造奇迹。最后她说：

普罗米修斯就这般地提高了人类，

自己却被悬挂在危险山崖上，受尽了

不可逃避的痛创。

阿西亚对宙斯的控诉，恰是对人类统治者的控诉。很显然，它是影射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人间的暴君。

阿西亚问，宙斯的主宰是谁。冥王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一切供罪恶驱使的精灵都是奴隶。”阿西亚又问冥王，普罗米修斯何时会解放，回到快乐的世界？这个“命定的时辰”何时来临？冥王让她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大地突然裂开，紫色的夜空，布满长有彩虹羽翼的飞马，这些飞马拖着神车飞奔，上面有神色仓皇的御者，却没有人的形体。

冥王指示，这些便是永生的“时辰”，其中有一个在等待阿西亚，于是

她同这一个“时辰”谈话，时辰说：

我是某一命运的阴影，
……不等那边的星球降落，
和我一同上升的黑暗，
便会用无尽的夜色蒙住天上的无君的皇位。

时辰说完，阿西亚和潘堤亚到了宫门前，这里停着一辆飞车，精灵唱道：他用闪光喂马，用旋风给马当饮料，用曙光给马洗澡，他要环游月亮和星球，请两位海神的女儿跟他一道上天。

第五场车子停在雪山的云端，阿西亚和潘堤亚和时辰精灵在一起。太阳还没有上升，却光辉灿烂，使潘堤亚不敢睁眼。时辰说，这是阿西亚身上的光。神奇的力量使阿西亚显出了本相，她站在贝壳上在海面漂浮，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期待着她的爱。

阿西亚对潘堤亚说：

一切的爱都是甜蜜的，
不管是人爱你或是你爱人。
它像光明一样地普遍，
它那亲切的声音从不叫人厌倦。
它使爬虫和上帝变得一律平等……

阿西亚成了宇宙间爱的化身，人们都感到她在身旁，却不知她在何方，她四处漂浮，坐着船，驶向一个人迹不到的地方。

这地方，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风里有的是情，波涛里有的是意，
天上人间，爱都混合在一起。

他们驶向“老年”、“中年”、“青年”、“婴儿时代”，回到死亡，回到诞生，来到了人间的天堂；楼台的顶上百花齐放，人的周身发出灿烂夺目的金光。

雪莱在这里发挥了《伊斯兰的起义》中的思想。少女代表爱，爱是解决人世纷争的惟一有力武器。少女乘船，从罪恶的人世驶向理想的境地。上面表现的景象，是回到产生纷争之前的人类理想世界。那里，爱使一切变得美丽、高尚、灿烂。

第三幕

第一场天廷。宙斯坐在皇座上，海神忒堤斯和众神围聚在他身边。宙斯得意忘形，诉说着自己与忒堤斯的结合，他们生出了第二代，他是更强者，可以替他们永保天廷的统治权。

宙斯说：

我从此是权高无上，位极至尊，
万物一切都已向我屈服，
只剩下人类的心灵，
像没有熄灭的火焰，
黑腾腾怨气冲天。……
一阵阵叛乱的叫嚣，
可能使我们的邃古的帝国发生动摇……

他又说，他的儿子“时辰”，即将在冥王的空虚的皇座上继位，然后乘着车子，来到天廷，帮助他镇压人类的反抗。

正当宙斯感到地位巩固，得意非常时，他听到了儿子“时辰”的车轮声。

“时辰”出现了，它没有形体，来去无踪，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它的存在和威力。他比宙斯更强大，但惟有他是宙斯的掘墓人。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藏在心中的预言就是宙斯和忒堤斯所生之子将铲除宙斯。他为了统治者的宝座不至于永恒，才忍受了非人能忍受的三千年苦难。宙斯终于陷入了命运的安排，新的冥王“时辰”乘车来到天廷，结束了宙斯的统治。

“时辰”对宙斯说：

别把你的霹雳举起来，
你下台以后，
天上决不再需要
也决不再听任第二个暴君逞威肆虐……

这里表现了诗人的理想。雪莱相信，暴虐的统治再强大，也休想征服人心，暴君将会被消灭。历史发展的抽象的“必然性”，被诗人形象化为“时辰”的精灵，它无形体，但有任谁也不可抗拒的威力。

宙斯发誓要与“时辰”同归于尽，像鹰和蛇相搏斗，双双沉入大海底。但他却终于自己迷迷糊糊往下沉，头顶压上了一团乌云。

第二场日神和海神在一条大河口相见，诉说着宙斯的失败和天地获得解放的愉快情景。

日神说，当“时辰”和宙斯战斗时，他掌管的太阳都吓得失色。宙斯的惶恐的眼睛，射出两道凶光，划破了黑暗，落进无底深渊。

海神描绘了胜利后的景象。她再也看不到血迹，听不到呻吟。到处是光明，到处有歌声和温柔的语言。大海充满自由，小海神们在相互道贺。

第三场高加索的山崖。阿西亚、潘堤亚和“时辰”精灵一同乘车来到普罗米修斯身旁。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为普罗米修斯松绑。普罗米修斯从危崖上走下，伊翁涅、大地母亲、众精灵环绕着普罗米修斯。

赫拉克勒斯把普罗米修斯称作“最光荣的神灵”和“智慧、勇敢和受尽折磨的爱”的化身。

普罗米修斯充满胜利的喜悦。他感谢妻子和姊妹们在他受难时给他的安慰和照顾。他从此要永远不和她们分离，要用爱在人类多情的心头探求秘密。普罗米修斯让伊翁涅把海神在他和阿西亚结婚时送的礼物“法螺”取来送给“时辰”，让他用它吹起伟大的音乐散满人间。

大地母亲和普罗米修斯拥抱，说她曾因为不忍目睹普罗米修斯的受难而发了疯，灵魂里充满了怨气，谁要闻到也会疯狂。今天，消灭了宙斯的统治，那股怨气变成了紫罗兰的芬芳，充溢在整个的空间。大地上各种花草争芳斗艳，到处是一片欢乐、幸福的景象。她指出，用爱和希望的火炬引导，让他们同普罗米修斯一起飞越大洋和陆地，飞到一个壮美的庙宇；它的旁边，就是天造地设的洞府，那里是理想的居所。

第四场普罗米修斯、阿西亚、大地母亲、潘堤亚、伊翁涅，在洞府前的森林中，描绘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欢乐和解放后的万紫千红景象。“时辰精灵”回来了，讲述在人间漫游所见，唱出了诗人的理想。他走到“人烟稠密的地方”，看到许多皇座上都没有了皇帝。人们一同走路，简直像神仙。他们不再相互谄媚，相互残杀。人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仇恨、绝望的神情，也不必再把“爱和希望”的火花，踩成灰烬。尤其是女人，都真诚、美丽、温柔、仁慈；没有骄傲、嫉妒和痛苦，只有爱情带来的

甜蜜。而人间那些人神共愤的丑恶形象——它们是魔王宙斯用各种各样名义幻变的化身——它们野蛮、黑暗、可惜又可怖；它们给世界带去了鲜血和失望，而把爱拖上祭坛杀害。

如今，它们的涂着各种颜色的假面，已被撕毁，世界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黑暗可怕了。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
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
也不再需要畏惧、崇拜、分别高低；
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
每个人都公平、温和和聪明。

第三幕就在这种强烈的、表达美好愿望的气氛中结束。全剧的矛盾是由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冲突展开的，由于普罗米修斯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他的信仰，使他忍受了苦难，等来了“时辰”，也即宙斯的死亡，矛盾得到解决，诗剧告终。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最初只有这三幕。后来雪莱又加写了第四幕。这最后一幕是展示解放后宇宙和人类的景象，抒写了雪莱的情怀和憧憬。

这一幕开始的环境，是在普罗米修斯的洞府附近的森林中，潘堤亚和伊翁涅守护着普罗米修斯，正睡在那里。但宇宙精灵之群的优美的歌声，惊醒了两姊妹。她们看到空中飞翔着精灵之群和阴影之群，听到了他们的歌声。这时是清晨，星光已熄灭，太阳已快升起在蔚蓝色的天空。阴影们飞着唱着，要埋葬死去了的“时辰”。这个“时辰之王”的尸体就要被小的“时辰”的阴影们掩埋，新的时代将要开始了。

精灵们用歌声描绘了新的宇宙的景象：大海的波浪，明净的云朵，星星的闪光，暴风雨的欢乐，流泉的乐音，森林和山岭；整个新的宇宙都充溢着仙乐和欢笑，宇宙的自然力之间是那样愉快、和谐，再也看不到仇恨、痛苦、纷扰。

“时辰”阴影在睡眠中听到了“希望”的琴弦，在幻想里认识了“爱”的声调，于是感到了“力量”在指挥，他们才出来，埋葬了“时辰之王”，和精灵们相聚，团结而快乐。

正当精灵和时辰在飞舞歌唱时，潘堤亚看到人类出现了。人类的心神也化作许多精灵，一步步走来，把“甜蜜的声音缠绕在身上，当作是鲜花的衣裳”。于是代表自然力的精灵之群和代表时间的“时辰”阴影之群，便同人类一同欢聚、歌舞，庆祝新的时代的出现。

精灵们诉说着人类世界的变化。过去，人类的心灵充满“幽暗、秽垢和迷惘”，如今却“宁静安闲”如同“清水的池潭”。那里神奇又幸福，到处是水晶的宫殿，摩天的高楼，“思想”在统治一切。那里一切相爱，“智慧”也在微笑。人类的头脑埋藏着丰富的诗歌和雕刻；“科学”又给人类培养出神奇的翅膀。在那里，“人类的爱在了望，它眼光看到哪里，哪里便是天堂”。精灵之群要用自己的歌唱为人类——“智慧的精灵”创造一个新世界，并要在这个世界里取得“计划和规律”，精灵们把这叫做“普罗米修斯事业”。

精灵们用歌声给人类建造世界，正表达了诗人的愿望。在雪莱的思想里，人类未来的理想世界，就是由思想、智慧、艺术、科学和爱来统治的；而爱是“普罗米修斯事业”的核心。

两姊妹一边听着精灵的歌唱，一边透过林隙，看见天上飞驶着一驾车辇，上面乘坐着一个白光闪闪的婴儿，头上是白色的火焰，身穿霜雪样的长袍，只有两眼是黑洞洞的。他急驶在空中，他附近布满了发光的星球，它们都是透明的，正在交错转动。在星球的光芒中，又夹着许多飞舞的奇形怪状的形体。在这些星群中，只有一个球体上有一道光柱与天相连；它上面人烟稠密，在那里，显示出了它的历史变革。这个球体就是人类居住的大地，它是天体中一个最光明的球体，它碧绿又蔚蓝，载满了生命、欢乐和爱。在它上面，人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思想的链条”——它是由爱结成的——去创造“共和天国”。

冥王突然出现，唱着颂歌。

冥王说大地是美丽的星球，是幸福者的平静的王国，它运行于天上，一路拾着散在道上的情爱；它和月亮，对于人类便是“美和爱、协调和平静”的象征；它就是人类的“极乐世界”——“共和国”

雪莱通过冥王的嘴唱出了“爱”的最后的颂歌，表达了全剧的理想：

它用人间的法宝去打倒天上的暴君，
那位“征服者”就被拖进了无底的幽窟：
“爱”便从它慧心和耐性的宝座里，
从它受尽煎熬、最后昏迷的时辰里，
从它那光滑得难以站稳、
峭险得无法攀登、
乱石一般的痛苦里跳出来，
用安慰的羽翼覆盖住人类的世界。

……

打倒那俨然是无所不能的“权威”；
全心地爱，别怕困难；
不要放弃希望，
“希望”自会在艰难中实现它的梦想；
不要改变，不要灰心，也不要懊丧；

……

这才可算得生命、快乐、统治和胜利。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剧，是雪莱的一首最壮丽的颂歌。在剧中，诗人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伟大战士。他怀着对人类的爱和信心，忍受了暴君的残酷迫害，终于赢得了时间，消灭了宙斯，解放了人类世界。

马克思曾对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雪莱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正是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的形象化的体现。

在剧中，诗人把宙斯作为天庭和人间的暴君的代表；他作恶多端，是人间暴君的一切恶德的最集中的体现者。诗人在剧中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揭露和鞭挞，充分表达了雪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在剧中，雪莱还通过剧情，阐明了这样一个哲学思想；一切似乎不可动摇的统治力量，都不是永恒的，它在宇宙的不断运动、变迁的过程中，经过特定的时辰，定会被埋葬。雪莱让宙斯自己的儿子冥王毁灭他的统治是颇有深意的。在诗人看来，暴虐统治的本身，会带来自身的毁灭。而冥王这一个

特定时辰，也就是宇宙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形象化。雪莱用具体的形象来解释抽象的哲学概念，说明只有规律才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在剧中，宙斯手中的雷、电和霹雳都失去了威力，让冥王把他拉下了天廷的宝座而落入地狱。这表明了，雪莱对于人类最终一定靠自身的力量得到解放这一点是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心的。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雪莱一贯不主张暴力斗争，而要用爱来解决阶级纷争。但在具体的作品中，他常常冲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在《伊斯兰的起义》中，他描写了暴君的反扑和人民的抵抗，但最后的结论还是爱取得胜利。在这部诗剧中，诗人把斗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规律，它强调了“必然性”。但这种“心然性”在诗人的具体描写中，并不是等待它自然取胜，而是表现为冥王和宙斯的搏斗。这里又一次表明，诗人的思想有所前进。雪莱在最后写出的剧本《钦契》里，几乎承认了暴力的手段；这一进步，是值得重视的。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文学宝库中最优美的诗篇之一。

首先，全剧是在象征性的基础上展开故事的；而在象征性的形象和事件中，又带着很浓厚的哲学色彩，这就加深了全剧的思想性。

其次，形象的瑰丽、想象的奇幻，是欧洲任何诗歌所不能比拟的，它给我们展开了一个幻想的新世界。这里尽管有着奇异的花草树木、山岩流泉、奇妙的音乐、飞翔的精灵，但却又不失掉现实生活的依据，使读者得到极高的艺术享受和思想感情上的陶冶。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有很多令人震惊的优美的抒情诗段。诗剧采用的是无韵体诗，感情奔放、雄浑，语言丰富、形象、优美、生动，反复诵读，令人有飞瀑奔泻的感觉，自然流畅，气势逼人。

这部哲理诗剧，无论就思想和艺术形式看，都是比较完美和成熟的，它不仅是雪莱的代表作，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堪称卓越的代表作之一。

三 《钦契》

《钦契》是雪莱最后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是一部五幕诗体历史剧。这部诗剧在风格上，同诗人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有单独加以介绍的必要。

雪莱以前的长诗和诗剧，虽然优美、瑰丽，但由于有很强的象征性和浓厚的哲学意味，一般群众极难理解和接受。因此，雪莱为改变这种状况，再加上夫人玛丽的鼓励，才有意探索一种能为普通人理解和接受的诗剧形式。

另外，雪莱在意大利得到了关于钦契的档案的手抄本，钦契的罪行本身使诗人深受震动，引起了创作的欲望。钦契的故事在意大利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它极感兴趣，这也使雪莱产生了把它介绍给本国人民的想法。诗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写成了《钦契》这部杰作。

《钦契》写的是十六世纪罗马一个有权势、有名望的贵族遭到灭门之灾的悲剧。

悲剧第一幕第一场一开始，钦契伯爵就犯了人命案。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有权势的贵族。罗马的红衣主教卡米洛正在伯爵府中作客，他告诉伯爵，他费了力牛二虎之力，罗马教皇才答应赦免伯爵的杀人罪，条件是钦契必须把自己在品西门外的领地让给教皇。

教皇利用这次赦免，夺走了钦契三分之一的财产。钦契一生不断作恶，“淫邪纵欲和杀生害命”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他在少年时代就胡作非为，

干尽伤风败德的丑事；到了成年亦不悔悟；到了老年，他已“犯下了成千条不可饶恕的罪过”。只卡·米洛主教，就救过他三次性命。

钦契对卡米洛的谈话，充分暴露出他恶魔般的罪恶灵魂。他惯于不断享受纵欲的滋味，并有层出不穷的设想。他的作恶手段往往使人吓得魂不附体，另一方面，杀生害命却给他带来极大的快乐。他把被杀者的恐怖作为自己生活的食粮。看到被杀者的妻儿的哀号和痛苦，更使他感到兴趣。年富力强时，他干得痛快，无所顾忌；到了老年，他更变本加厉地犯罪。杀死肉体已不能再激起他多大的兴趣，他需要看到被害者更长久的悲哀，那就是保存肉体这个灵魂的牢狱，而扼杀被害者的灵魂，以此来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这个恶魔对于自己罪恶灵魂的剖白，使红衣主教都震惊不止，称他是“万劫不复的魔鬼”。

钦契的罪恶性格，不仅造成社会的悲剧，也造成了自己的家庭悲剧，这就展开了诗剧的矛盾冲突。

教皇要他把自己的财产分成四份，给自己的儿子们。他却把他们从罗马送到萨拉芒卡，指望有意外的不幸使他们丧生，或者活活饿死。就连他的妻子鲁克丽霞也不能避免这种命运。他只想留下美丽如仙的女儿贝特丽采，好在她身上满足自己新的淫欲。他叫仆人通知女儿，在半夜时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等他。

悲剧的主人公贝特丽采第二场才出现。她同原来的情人，现在的教士奥尔辛诺在伯爵府谈话。两年前，贝特丽采曾向奥尔辛诺表示过爱情。但他一意孤行当上了教士，他便无法解脱对教皇的誓言。因此，贝特丽采只能把对他的爱视为兄妹之间的感情。此刻她求他借助职权的方便，为她向教皇提一份申诉书，控诉自己的父亲钦契对她和她的家庭成员的虐待。

奥尔辛诺是一个虚伪阴险的人，他要求贝特丽采一定嫁给他，然后才答应她在教皇面前施展他“最高超的手法”，使教皇能听一听她的申诉书。

贝特丽采实际上认识到奥尔辛诺的本质。她说他有“阴暗暧昧的禀性”，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她感到悲哀的是，这样一个人，却是这世界上她惟一的朋友。她恨自己的软弱无能，得不到人的爱怜。贝特丽采说定在钦契将举行的豪华舞会上把申诉书交给奥尔辛诺，但奥尔辛诺在自白时却说，他是在用“爱情的巧计”紧紧缠住这个“孤独无靠的姑娘”，欺骗她。这就使贝特丽采本来是悲剧的命运显得更为凄惨。

第三场是钦契伯爵府中的舞会。这是一个华丽的大厅，宗教界名流和贵族都来参加宴会。钦契得意忘形，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他当众宣布，天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欲望。因为从萨拉芒卡带来了他两个儿子的死讯。一个儿子罗珂在教堂祈祷时，教堂坍塌而被压死；另一个儿子克利斯托芳诺被人误认为奸夫而杀死。两人同死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同一个时间里。因此，钦契说这是上帝的意志，并举起酒杯，让来宾们为他祝福。这就是他大开盛宴的目的，因为两个儿子一死，他便省下了两份遗产。

当宾客们明白了他不是故意开玩笑时，都为这丧尽人伦天性的丑恶行径而气愤，纷纷退席。鲁克丽霞为此痛苦得昏倒。但最受刺激的莫过于贝特丽采，她在震惊与愤怒之下，阻止了宾客们的退席。她当众揭露了父亲的禽兽行为，他不仅虐待自己的儿子，还把自己的女儿按在地上毒打。为此，贝特丽采祈求参加宴会的主教、亲王和亲友们给予保护。钦契大怒，使撵走了女儿，向仆人又要了希腊美酒狂饮，他打算借酒意实现占有女儿的罪恶企图。

第二幕一开场，舞台笼罩着悲哀的气氛。鲁克丽霞被钦契殴打了，儿子正在安慰继母。贝特丽采也出现在居室里，在惊恐中祈求母亲的帮助。她讲述了昨晚宴会后钦契去她的房间，对她有所要求；这要求，是她无法向别人说的。她们母女和母子之间抒发着友爱之情，诉说着他们遭受的污辱和经历的苦难。钦契任意把他们殴打，踩在脚下，直到满脸流血，还逼他们喝脏水和吃臭牛肉。这一切，尽管他们都忍受了，但钦契的作恶还是有加无已，惨无人道。

正在这时，贝特丽采向教皇呈递的控诉钦契罪行的信，却被原封退回，他们的希望全部落空。此刻钦契又出现在居室里，他的可怕的狞笑，使贝特丽采双手掩面，全身战栗。他对自己的女儿，仍然坚持一种兽性的要求。他来通知，三天后，他要去自己的行宫佩特雷拉城堡。

第二场加入了红衣主教卡米洛同钦契的另一个儿子基亚珂摩在梵蒂冈中一个房间里的谈话。这进一步揭露了钦契的罪恶。原来，基亚珂摩娶了一个有钱的名门女子，但她的嫁妆全部让钦契据为己有。基亚珂摩既有妻，又有几个子女，因此无法生活，被逼得走投无路，便想通过主教请求教皇，依照法律，帮助他收回被霸占的财产。主教来此，就是说明教皇对此事的态度。教皇不但不主持公道，反倒偏袒钦契，认为他的反常，正说明了子女对他的不孝。正当基亚珂摩心中激荡着复仇的热血时，奥尔辛诺出现了。他以伪善的面目引诱基亚珂摩说出内心的复仇打算，被拒绝了。奥尔辛诺有自己的算盘，他因为想占有贝特丽采，所以怕钦契把她突然毁灭。因此，他一直伺机利用钦契家人的手除掉这个暴君；自己不付出代价，还能坐收渔利。第二幕就在他预期成功的得意的独白中结束。

第三幕，剧中人物内心的激情出现了第一次高潮，钦契的罪恶也达到顶点。钦契要奸污自己的女儿，一直是悲剧矛盾的主线；在这一幕里，钦契满足了兽欲。他在去佩特拉宫之前，奸污了女儿贝特丽采。这一幕的第一场，贝特丽采处于疯癫的、痛苦的情绪之中。在伯爵府中，她蹒跚着走向鲁克丽霞，她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感到地转、天旋，她这种迷惘和麻木的神情，暗示出她已遭到了钦契的奸污。这次的污辱，使贝特丽采再也不能忍受。当奥尔辛诺来时，她向他乞求帮助，奥尔辛诺故意鼓动她去控告钦契。其实他有意提出这样一个行不通的法律解决的办法，来激起贝特丽采的杀机；贝特丽采也真的意识到，只要控告，自己将身败名裂，家族名誉也将败坏无余。

贝特丽采看到了母亲软弱、朋友狡猾，一切只能靠自己决断，于是突然之间下定了决心，要在钦契去佩特拉宫路经山中深渊时杀死他。奥尔辛诺十分高兴，主动提出替她物色两名最凶狠的刽子手。正在这时候，基亚珂摩出现了，他就是来杀钦契的。钦契不仅侵吞了他妻子的嫁妆，还夺走了他在政府机关的职位，使他无法维持生活，并且还恶意地对他的妻子说，她的嫁妆是基亚珂摩寻欢作乐挥霍掉了。妻子信以为真，便教育孩子站在她的一边，最后基亚珂摩连家庭也被钦契毁掉了。基亚珂摩的打算与贝特丽采不谋而合，于是相约双方配合来惩办这个暴君。

第二场是在基亚珂摩的家里。深夜，雷雨交加，伴着孤独的灯火，基亚珂摩后悔自己产生杀父时欲念。这时，奥尔辛诺出现，他说钦契早一个小时过了深渊上的小桥，失掉了下手的机会。但他却以基亚珂摩的名义，派两名刽子手去找贝特丽采、鲁克丽霞重新商量杀死钦契的计划。这两名刽子手都

是钦契的仇敌，恨钦契达到极点，这就意味着谋杀会成功。

第四幕，剧情发展到一个高潮。这一幕开始，场景移到了佩特雷拉城堡内。深夜，钦契兽性大发，命令妻子和奴仆几次三番去找贝特丽采，但都被贝特丽采坚决拒绝：她决不想再次遭受蹂躏。

钦契的妻子鲁克丽霞再三劝阻，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她说，女儿昏迷时听到有一个声音讲了这样的预言：“钦契一定得死，叫他忏悔吧！”可是钦契认为，“忏悔是轻松愉快的时刻的一种消遣”，他决不忏悔，还要作更多的恶，以示对后代的惩罚。他用诅咒毁灭了两个儿子，他还要让另一个儿子基亚珂摩的一生成为一所“比阴曹地府更可怕的地狱”；还要让他最小的儿子波尔那多的青春化为一座“坟茔”；让女儿贝特丽采抱着“绝望和污辱死去”。一切罪恶作完之后，他将在罗马的郊野，把自己的全部金银财宝、贵重衣服、古玩名画、挂饰帷幃、文契字据、财产帐册，全部付之一炬；只给后代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将使继承人“出乖露丑”。

由于几次叫不来女儿，钦契想法要羞辱她，要让女儿裸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们的耻笑中，痛苦地自杀；既毁灭她的肉体，又毒害她的灵魂。他的兽欲使他丧失了理智。他感到自己不是人，只像一个“凶神恶煞”。他赶走了鲁克丽霞，并威胁她不许干预他要干的事。但鲁克丽霞在他的茶水中放入了鸦片，使他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场在城堡上。鲁克丽霞和贝特丽采接待了刽子手奥林匹渥和玛尔齐奥。这两人都曾是钦契手下的人，深受其害。他们在金钱和私仇的驱使下，甘愿受奥尔辛诺的支配。

第三场中，去行刺的刽子手突然转回。钦契的睡态使他们不敢动手。他们讲，睡梦中的钦契突然说话和大笑，像上帝在他身上显灵，又像他们的父亲的亡灵附体在钦契身上，良心使他们不忍下手。贝特丽采听完极为气愤，怒斥道：

“哼！为了一点钱，为了报私仇，你们能把良心都卖掉，你们的良心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它们能躺在每天出现的千百件损人的罪行上睡大觉；可是一旦碰到这样的事情，谁要是婆婆妈妈、假仁假义，那就是对皇天的污辱，……”

她认为杀死禽兽般的父亲是正义的事情，这是铲除罪恶和暴君。她勇敢地夺去匕首。但刽子手毕竟爱钱，他们再度进入钦契的卧室，将他掐死，把尸体扔到阳台下面的花园里。

这时，一声号角，罗马教皇的使者来到，鲁克丽霞惊慌失措，贝特丽采却感到内心异样的安静，她命两个凶手藏起来。

第四场，罗马教皇的大使沙维拉来捉拿钦契，却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尸体，还捉到了凶手玛尔齐奥（另一人已死）。于是，沙维拉要把全部在场的人逮捕，去罗马教皇处受审。鲁克丽霞昏迷过去，但贝特丽采异样坚强，准备赴罗马伸张正义。第四幕在贝特丽采充满正义和激昂的言词中结束。

第五幕的第一场，在奥尔辛诺的府邸。基亚珂摩来此，看到事情败露了，想到白发苍苍的父亲在睡梦中被掐死，不免十分痛悔和惧怕。这时，奥尔辛诺出现，他要求基亚珂摩把自己洗清，不要被牵涉进去。为了更保险，他还劝基亚珂摩逃跑。后者看透了她的狡猾和虚伪，斥责道，只要一逃跑，就会把贝特丽采暴露，使她遭到毁灭。他说：

在这次违背天理的行径里，

只有她，像是在一群恶魔摆布之下的天使，
一个人昂首独立……
可咱们却是为了卑鄙的目的……

基亚珂摩在气愤之下，拔剑要杀死奥尔辛诺这个卑鄙的魔鬼。然而他却
被奥尔辛诺更加伪善的语言所欺骗，他说他不过是来试探一下他。骗走基亚
珂摩之后，他在独白中暴露了自己的嘴脸。他说：

我曾经想在这个新时代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演一出庄严的喜剧，
并且像别人设计的那样，
用一种掺和了善与恶的阴谋
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在第二场里，法官开始了审问。他们用酷刑迫使玛尔齐奥交代出谋杀的
真情。由此，贝特丽采被提审。在这一场中，诗人使贝特丽采的形象更加完
美和光彩照人。她面对凶狠的法官和人证，毫不气馁，毫无惧色。她把这场
斗争看作是正义反对邪恶，真理反对黑暗的光荣事业。

首先，她说女儿杀死父亲是不合常理的。她争取了卡米洛主教。她指出
酷刑后诱供是得不出真正的事实。

其次，她说，匕首刻着贝特丽采的名字，这无疑自投罗网。既然是谋
杀，这一切都应该布置得更加严密。

再其次，她完全可以在谋杀后把凶手杀死，来掩盖罪行，可现在凶手还
活着。以上理由证明自己清白无罪。

然后，她用大义凛然的气度让证人感到良心的忏悔。玛尔齐奥在她的感
染下，良心发现，他否认了自己的供词，申明其他人是清白的，只有自己有
罪，只求一死。

卡米洛更加同情贝特丽采，要求审判停止。但法官受命于教皇，要请求
指示，同时还要加刑拷问玛尔齐奥，但玛尔齐奥大笑后，像胜利者一样，自
己气绝身死在刑台上，最终表现了罗马人的高尚品格和英雄气概。贝特丽采
重新被打入监狱。

第三场，在狱中，贝特丽采睡得如此平静。经过严刑拷问，她也没招一
个字。弟弟波尔那多来看她，把她唤醒。法官带着鲁克丽霞和基亚珂摩上。
他们都已在严刑拷问下招了实情。但她仍坚持一个字不招。在兄弟和母亲的
劝诱下，她才向他们承认了实情，但决心不向法庭招认。她说：

想起他是这样的一个暴君，
这些人又是如此软弱的奴隶，
我们创造的又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想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些痛苦
逼迫我不能不这样回答。……

法官说，尽管不招认，也可以判刑。

基亚珂摩和鲁克丽霞后悔自己的软弱，它既毁灭了自己，又毁灭了贝特
丽采。贝特丽采让哥哥靠着她，让母亲躺在她的膝上睡一觉。她认为，出于
软弱干了蠢事，然后又悔恨欲绝，那就更为软弱。她要求他们坚强起来。她
为他们唱了一支悲伤的歌曲。最后的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哦，世界！再见吧！
你听那悠长的丧钟！

它说，你跟我准得分开，
分开时这颗心又沉重又轻快。

第四场，悲剧控诉了教皇的罪行。红衣主教说出了教皇的冷酷无情：

他的脸色那么镇定，阴森森地刺人，
像一架拷问犯人的刑具、杀人的机器，
决不放过一个它要折磨的人；
是一座大理石像，一种宗教仪式，一部法典，
一种不能改变的习惯：而不是一个人。

教皇为了维护统治，维护封建的宗教道德观，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冷酷地判处所有人的死刑。卡米洛再三请求宽恕，都被教皇驳回。

贝特丽采知道恳求是无用的，她说：

啊，恳求灾荒或者那像狂风一般飞奔传播的瘟疫。
恳求盲目的闪电或者耳聋的大海，
可决不要恳求人！残酷无情而又道貌岸然的人，……

所有被判死刑的人在贝特丽采的鼓舞下，都像英雄一样地去赴刑。波尔多那多怀着难忍的痛苦向姐姐、哥哥、母亲告别。贝特丽采嘱咐他，无论经受什么样的灾难，也要像她们一样去死。她要求母亲扎上腰带和打上发结，迎接高贵的死亡。

这部诗剧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全剧充满了凛然的正气。

诗剧明显地抨击了宗教的罪恶。教皇代表黑暗的统治。他袒护一切恶德劣迹，对正义和真理，却极尽镇压戕害之能事。剧中的教皇，不仅面目冷酷可憎，而且对财富具有比俗人更为贪婪的欲望。他放纵钦契去作恶，是为了从他手中勒索大宗产业。另外，奥尔辛诺身为教士，却残酷、伪善、阴险，他既不放弃俗人的欲望，也不脱下教士的伪装：他想要在现世和天堂两方面都得到利益。钦契一家人的悲剧是由他阴谋怂恿、策划而造成的，他把别人送上了刑台，自己却逃之夭夭。他的残酷、阴险的本性，反映了教会的本质特征。以贝特丽采为代表的一群，是受尽暴君凌辱的弱者，他们的反抗，代表了人类的正义要求。处死他们，就意味着向真理和正义挑战。在剧中，教皇尽管施展了权威，但他决不是胜利者。

诗剧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女英雄的形象。诗剧开始时，她只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少女。她备受欺凌，可是为了维护旧的道德和秩序，她全部忍受了。但当她认清了自己的压迫者的本质后，她冲破了一切旧道德、旧观念的束缚，开始反抗了，而且她一旦反抗，就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特别是在法庭上和监狱中，这个形象更高大完美了。诗人怀着极大的同情和爱，歌颂了贝特丽采的英雄行为，这充分表现出诗人激进的民主思想和强烈的革命要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剧正面肯定了暴力手段。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中，强调了用仁爱代替暴力，铲除邪恶。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他的思想有所前进，他坚持暴政会被消灭的思想，不过途径不是通过暴力，而是等待“历史的必然性”——“时辰”。但是在《钦契》中，可以说雪莱的思想有了跃进。尽管他没能发展成为一个主张暴力革命的诗人，但在剧情的整个进程中，他充分肯定了用暴力去反抗暴君的合理性。这部诗剧是雪莱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最少的作品。

这部诗剧在艺术上也有创新。它使诗剧变得通俗和平易近人。对话充满

了戏剧性，语言是口语化的。诗的格律较为自由，采用无韵体，富有感染力，并且朴素、自然。

诗剧在表现恶德秽行方面，有新的探索，采取了间接的、暗场的表现手法。特别是揭露钦契的乱伦兽行，完全是通过表现贝特丽采的精神状态来完成的，收到完满的戏剧效果，这表明了雪莱诗艺的高超。

全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它是雪莱长篇作品中惟一采取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杰出作品。剧中反映的事实、行为、感情、心理活动，都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剧中没有空幻的想象和象征性的场景，也没有抽象的概念、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现实的、淳朴的、自然的、合乎情理的。诗剧《钦契》，无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是雪莱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